



大佛頂如來密因脩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三

天竺沙門般刺密帝譯 臣長國沙門彌伽擇迦譯

菩薩戒弟子前正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房融筆受

師子林沙門 惟則 會解

復次阿難云何六入本如來藏妙真如性

長水曰梵語鉢羅叉奢此云入亦云處境入之處也

亦是識生處故然根境二法俱識生處今分六根別

破故惟以根為入也

阿難即彼目睛瞪發勞者兼目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

相

吳興曰前色陰中譬如目睛瞪以發勞則於虛空別

見狂花等相。蓋以目喻真。以勞喻妄。以華喻色。今指前喻。故云。即彼目睛等。兼目與勞下。斯取前文能喻之根。便為此中所喻之法。以彼勞目。正是眼入虛妄之相。故當知眼入乃至意入。皆如空華。故六入文。華云。同是善提。瞪發勞相。問何不直就根塵。推破見性。而須指前。然刀目之事乎。答。夫根塵徧迷。悟必從要。故指。凡夫易能。以之妄事。用開阿難。未了之執情。向下塞耳。聞聲。畜蟲。引覺觸。例亦如是。

因于明暗二種。妄塵發見。居中。吸此塵象。名為見性。此見離彼明暗二塵。畢竟無體。如是阿難。當知是見非明暗來。非於根出。不於空生。何以故。若從明來。暗即隨滅。

應非見暗。若從暗來。明即隨滅。應無見明。若從根生。必無明暗。如是見精。本無自性。若於空出。前矚塵象。歸當見根。又空自觀。何關汝入。是故當知眼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溫陵曰。因塵發見。因根吸塵。故名眼入。然離塵無體。足知虛妄。乃至云。非明暗來。非根出等。既無所從。則非因緣自然。本如來藏妙真如性矣。補註曰。按環師科經。此有三科。即彼目睛下。依真起妄。因于明暗下。辨妄無實。是故當知下。了妄即真。蓋謂妄無自性。全體即真也。餘五例此。阿難辟如有入。以兩手指急塞其耳。耳根勞故。頭中作

聲。兼耳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

吳興曰。譬如者。此以假設其事。曉訓令悟。故云譬如。非取比況之義也。下文亦尔。

因子動靜二種妄塵發聞居中。吸此塵象名聽聞性。此聞離彼動靜二塵畢竟無體。如是阿難。當知是聞非動靜來。非於根出。不於空生。何以故。若從靜來。動即隨滅。應非聞動。若從動來。靜即隨滅。應無覺靜。若從根生。必無動靜。如是聞體本無自性。若於空出。有聞成性。即非虛空。又空自聞。何關汝入。是故當知耳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孤山曰。耳聞動靜。猶目見明暗也。諸經所說對聲有

聞。緣明有見。今文了義。靜亦名聞。暗亦名見。鼻聞通塞。意知生滅。例亦如是。

阿難。譬如有人。急畜其鼻。畜久成勞。則於鼻中。聞有冷觸。因觸分別通塞虛實。如是乃至諸香臭氣。兼鼻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因子通塞二種妄塵發聞居中。吸此塵象名嗅聞性。此聞離彼通塞二塵畢竟無體。當知是聞非通塞來。非於根出。不於空生。何以故。若從通來。塞則聞滅。云何知塞。如因塞有通。則無聞。云何發明香臭等觸。若從根生。必無通塞。如是聞機本無自性。若從空出。是聞自當迴顛汝鼻。空自有聞。何關汝入。是故當知鼻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溫陵曰。畜縮氣也。冷目畜有。不畜本無。鼻入之妄皆如是也。吳興曰。機者弩牙也。根有發聞之義。故取譬之。

阿難。譬如有人以舌舐吻。熟舐令勞。其人若病。則有苦味。無病之人。微有甜觸。由甜與苦。顯此舌根不動之時。淡性常在。兼舌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因甜苦淡二種妄塵。發知居中。吸此塵象。名知味性。此知味性。離彼甜苦及淡二塵。畢竟無體。如是阿難。當知如是嘗苦淡知。非甜苦來。非因淡有。又非根出。不於空生。何以故。若甜苦來。淡則知滅。云何知淡。若從淡出。甜即知亡。復云何知甜苦一相。若從舌生。必無甜淡。及與苦塵。斯知味

根本無自性。若於空出。虛空自味。非汝口知。又空自知。何關汝入。是故當知舌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阿難。譬如有人以一冷手觸於熱手。若冷勢多。熱者從冷。若熱功勝。冷者成熟。如是以此合覺之觸。顯於離知。涉勢若成。自于勞觸。兼身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因于離合二種妄塵。發覺居中。吸此塵象。名知覺性。此知覺體。離彼離合。違順二塵。畢竟無體。如是阿難。當知是覺非離合來。非違順有。不於根出。又非空生。何以故。若合時來。離當已滅。云何覺離。違順二相亦復如是。若從根出。必無離合。違順四相。則汝身知元無自性。必於空出。空自知覺。何關汝入。是故當知身入虛妄。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温陵曰。身入主觸。然觸無自性。猶如二手冷熱相涉。兩無定勢。足知其妄也。手不自觸。因合覺觸。故曰合覺之觸。合不自合。因離知合。故曰顯於離知。涉勢若成等者。謂以熱涉冷。使冷成熱。亦則勞觸而已。阿難。辟如有人勞倦則眠。睡熟便寤。覽塵斯憶。失憶為忘。是其顛倒。生住異滅。及習中歸不相踰越。稱意知根。兼意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

吳興曰。寤則覽塵斯憶。睡則失憶為忘。又睡中有夢。寤中有忘。皆是覽塵失憶之相。憶之則生。忘之則滅。故下文云。因于生滅二種妄塵也。以妄對真。即是顛

倒。此二妄塵。復為生住異滅四種細相。及習此相中。歸意根。四相剎那前後不雜。故曰不相踰越。

曰于生滅二種妄塵。集知居中。吸撮內塵。元聞逆流。流不及地。名覺知性。此覺知性。離彼寤寐生滅二塵。畢竟無體。

孤山曰。前舉四相。此惟二者。以生攝住。以滅收異。而且以憶者為生。忘者為滅。內塵法塵也。見聞達流者。以憶故。則能逆緣。落謝五塵。即覽塵斯憶也。流不及地者。以忘故。則成緣於思不及處。即失憶為忘也。又解眼等五根。但緣現境。惟意知根。能緣過去。乃是流入五根不及之地。雖通兩釋。前義為正。

如是阿難當知如是覺知之根。非寤寐來。非生滅有。不於根出。亦非空生。何以故。若從寤寐來。寐即隨滅。將何為寐。必生時有滅。即同無。令誰受滅。若從滅有。生即滅無。誰知生者。若從根出。寤寐二相隨身開合。離斯二體。此覺知者。同於空華。畢竟無性。若從空生。自是空。知何關汝入。是故當知。意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資中曰。列子云。其寤也。形開。其寐也。形交。交即合也。寤寐二相。自是形之開合。汝覺知性。則無別體。故云同於空華。補註曰。將何為寐。令誰受滅。為受二字。當作知字。寤寐當互破。但文略耳。

復次阿難云。何十二處。本如來藏妙真如性。

孤山曰。前六入。破六根。雖以塵對辨。而正意在根。今十二處。雖根塵互破。正破在塵。後十八界。雖根境識三相對推破。而正意惟在六識也。吳興曰。初五陰中。以喻比法。用破執情。次六入中。指假設事。顯其妄相。今十二處。乃至七大。即於現前見聞之境。及近所目擊者。示其藏性。是則經文從疎洎親。去假就實。善巧開發之意。了然可別矣。

阿難。汝且觀此祇陀樹林。及諸泉池。於意云何。此等為是色生眼見。眼生色相。阿難。若復眼根生色相者。見空非色。色性應銷。銷則顯發。一切都無。色相既無。誰明空質。空亦如是。若復色塵生眼見者。觀空非色。見即銷亡。

言
已則都無誰明空色。是故當知見與色空俱無處所。即色與見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溫陵曰。眼能生色。則眼為色性。然見空之時。既無色相。則色性應銷。眼中之色性。既銷。則顯發一切。都無色相矣。且色空二法對待而顯。色相既無。何以顯空。故曰。誰明空質。然則計眼生色處者。妄也。空亦如是者。因色例空。亦無定處也。若復色塵下。謂色能生見。則觀空之時。見無所生。故曰銷已。已即無見。誰明空色。然則計色生眼處者。妄也。

阿難。汝更聽此祇陀園中。食辦擊鼓。衆集撞鐘。鐘鼓音聲。前後相續。於意云何。此等為是聲來耳邊。耳往聲處。

阿難。若復此聲來於耳邊。如我乞食室羅筏城。在祇陀林。則無有我。此聲必來阿難耳處。目連迦葉。應不俱聞。何況其中一千二百五十沙門。一聞鐘聲。同來食處。若復汝耳往彼聲邊。如我歸住祇陀林中。在室羅城。則無有我。汝聞鼓聲。其耳已往擊鼓之處。鐘聲齊出。應不俱聞。何況其中象馬牛羊種種音響。若無來往。亦復無聞。是故當知聽與音聲。俱無處所。即聽與聲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溫陵曰。如我入城祇林。無我。喻聲來耳邊。則餘處無聲。然千衆皆聞。則聲處無實矣。若復汝耳下。謂如我歸林城中。無我。喻耳往聲處。則餘處無耳。然異音皆

聞則耳處無實矣。孤山曰。若無來往下。謂聲不來耳耳不往聲。聞義不立。

阿難。汝又歟。此爐中旃檀。此香若復然於一鉢。室羅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於意云何。此香為復生旃檀木。生於汝鼻。為生於空。阿難。若復此香生於汝鼻。稱鼻所生。當從鼻出。鼻非旃檀。云何鼻中有旃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出香。說聞非義。若生於空。空性常恒。香應常在。何藉爐中。煎此枯木。若生於木。則此香質。因煎成煙。若鼻得聞。合蒙煙氣。其烟騰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是故當知。香鼻與聞。俱無處所。即歟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溫陵曰。鼻非旃檀。非鼻生也。藉煎而有。非空生也。香質。木也。烟。非木也。離木離煙。又遠四十里。聞香。豈木生哉。既非鼻。非空。非木。無實處矣。馮李曰。此中義理。稍難成立。且鼻舌身三者。是合中知也。設四十里內。聞香。亦是香有殊勝之力。其氣速騰。彼合知處。久久方聞。而言不待鼻蒙烟氣等。甚與教相。及現量相違。若約互用自在。壞法相說。又非此意。今此釋者。恐取聖人根力强利。能速疾遠聞。不取凡常鈍劣者說。理實必須氣通於鼻。方得成聞。經中一往。擗廉顯邊。似不到鼻。故作斯破。吳興曰。敏師一往之說。其實然也。若尔。但是香有殊勝之力。不須更取聖人根力强利。

也。如法華經云。此香六銖。價直娑婆世界。不亦勝乎。阿難。汝常二時。眾中持鉢。其間或遇酥酪醍醐。名為上味。於意云何。此味為復生於空中。生於舌中。為生食中。阿難。若復此味。生於汝舌。在汝口中。只有一舌。其舌兩時。已成酥味。遇黑石蜜。應不推移。若不變移。不名知味。若變移者。舌非多體。云何多味。一舌之知。若生於食。食非有識。云何自知。又食自知。即同他食。何預於汝名味之知。若生於空。汝取虛空。當作何味。必其虛空。若作鹹味。既鹹。汝舌亦鹹。汝面則此。果人同於海魚。既常更鹹。了不知淡。若不識淡。亦不覺鹹。必無所知。云何名味。是故當知。味舌與嘗。俱無處所。即嘗與味。二俱虛妄。本非

因緣非自然性

溫陵曰。生於汝舌下。謂舌無定味。又非多體。則味不生於舌矣。石蜜沙糖也。堅如沙石。若生於食下。謂食不自知。目舌知味。縱食能知。則知不在汝。便同他食。汝無所預。何名知味。理既不然。則味不生於食矣。若生於空下。謂虛空無味。則味不生於空矣。阿難。汝常晨朝。以手摩頭。於意云何。此摩所知。誰為能觸。能為在手。為復在頭。若在於手。頭則無知。云何成觸。若在於頭。手則無用。云何名觸。若各各有。則汝阿難。應有二身。若頭與手一觸。所生。則手與頭當為一體。若一體者。觸則無成。若二體者。觸誰為在。在能非所在。所非

能不應虛空與汝成觸。是故當知覺觸與身俱無處所。即身與觸二俱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溫陵曰。觸曰根境能所相感。而獨依根明者。示萬法一體。由妄分能所。故有妄觸。然在手在頭。初無定處。即身與觸。處皆虛妄矣。若各各有下。二者合辨身觸。一處皆無實矣。觸則無成者。謂觸須二物。一則不成。非所非能。言皆無實處。

阿難。汝常意中所緣善惡無記三性。生成法則。此法為復即心所生。為當離心別有方所。阿難。若即心者。法則非塵。非心所緣。云何成處。溫陵曰。善惡緣慮心也。無記昏住心也。意緣不出此。

三。而吸撮內塵。成所緣法。故曰生成法則。若即心者。下謂法若即心。則不屬塵。既非所緣。何成意處。

若離於心。別有方所。則法自性為知。非知。知則名心。異汝非塵。同他心量。即汝即心。云何汝心更二於汝。若非知者。此塵既非色聲香味。離合冷暖及虛空。相當於何在。今於色空都無表示。不應人間更有空外。心非所緣。處從誰立。是故當知法則與心俱無處所。則意與法二俱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溫陵曰。法塵非相。因意知顯。故問為知非知。知則屬心。然體異於汝。又且非塵。故同他心量。設若非知。然此法塵既非色等。特由知發。今既非知。處當何在。既

色空之內無所表顯不應存於色空之外。况空又非有外也。則心緣意處終無實矣。孤山曰。即汝即心者。防轉計也。云何下難也。汝心惟一。云何有二。根塵俱知。是二心也。離合冷暖者。觸塵也。

復次阿難云。何十八界。本如來藏妙真如性。

溫陵曰。根塵識三。各六分。內外中為界。孤山曰。界者。

曰也。種族也。

寂竟末

阿難。如汝所明。眼色為緣。生於眼識。此識為復因眼所生。以眼為界。因色所生。以色為界。

吳興曰。如汝所明者。以乘所解。因緣生法。皆是實有。不了即空。今據彼詰之用。破其執也。他皆放此。

阿難。若因眼生。既無色。空無可分別。縱有汝識。欲將何用。汝見又非青黃赤白。無所表示。從何立界。若因色生。空無色時。汝識應滅。云何識知是虛空性。若色變時。汝亦識其色。相遷變。汝識不遷。界從何立。從變則變。界相自無。不變則恒。既從色生。應不識知虛空所在。若兼二種。眼色共生。合則中離。離則兩合。體性雜亂。云何成界。是故當知。眼色為緣。生眼識界。三處都無。則眼與色及色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溫陵曰。若獨因眼。不有色空。則識無所緣。見無所表。界無所立。非因眼矣。若因色生。當隨色滅。色滅空現。當不識知矣。若亦識知。則是色相遷變。汝識獨存。獨

則無鄰界從何立。非因色矣。從變下牒難。變則無體。故界相自無。若不隨變則識性常。當一於色。應不識空。理又不然。非從色生矣。若眼色兼合共生識界。當半有知半無知。故曰中離。若中離者。半合根半合境。故曰兩合。二義推窮皆不成界。既不曰色。亦不兼二。諸妄併除。藏性自顯。餘五例此。孤山曰。體性雜亂。謂根境兩屬乖種族也。

阿難又汝所明耳聲為緣生於耳識。此識為復曰耳所生。以耳為界。曰聲所生。以聲為界。阿難。若因耳生。動靜二相既不現前。根不成。知必無所知。知尚無成。識何形貌。若取耳聞。無動靜。故聞無所成。云何耳形雜色觸塵。

名為識界。則耳識界復從誰立。

長水曰。若曰耳生等破勝義根也。若無前境。根自無知。若實無知。更有何識。若取耳聞等破浮塵根也。設取浮塵之耳。容有聞者。若無動靜。亦不成聞。云何將此可見浮塵雜色觸法為識界耶。則耳下雙質二根也。溫陵曰。雜色觸塵。謂耳形雜物色。觸聲塵而已。

若生於聲。識因聲有。則不關聞。無聞則耳聲相所在。識從聲生。許聲曰聞。而有聲相聞。應聞識。不聞非界。聞則同聲。識已被聞。誰知聞識。若無知者。終如草木。不應聲聞。雜成中界。界無中位。則內外相復從何成。是故當知耳聲為緣生耳識界。三處都無。則耳與聲及聲界。三本

非因緣非自然性

長水曰。聲能生識。何假於聞。若無於聞。聲亦不有。縱謂識從聲生。又許因根有相。則聞聲時。即是聞識。若不聞識。則非界義。若聞於識。識則同聲。既能了之。識作所聞之境。誰為能知。知此聞識。溫陵曰。若無知者。下謂能聞而無知。則如草木矣。亦不可也。不應聲聞。等謂依根依境。單論既非。不應二者合成識界。而為中位。中位既無邊界。何立。

阿難。又汝所明。鼻香為緣。生於鼻識。此識為復。因鼻所生。以鼻為界。因香所生。以香為界。阿難。若因鼻生。則汝心中。以何為鼻。為取肉形。雙爪之相。為取顛知。動搖之

性。若取肉形。肉質乃身。身知即觸。名身非鼻。名觸即塵。鼻尚無名。云何立界。

孤山曰。若取肉形。下破浮塵根也。溫陵曰。名身則非鼻。名觸則屬身根。所對之塵。故曰鼻尚無名也。

若取顛知。又汝心中。以何為知。以肉為知。則肉之知。元觸非鼻。以空為知。空則自知。肉應非覺。如是則應虛空。是汝汝身非知。今日阿難。應無所在。以香為知。知自屬香。何預於汝。若香臭氣。必生汝鼻。則彼香臭二種流氣。不生伊蘭及栴檀木。二物不來。汝自顛鼻為香。為臭。臭則非香。香應非臭。若香臭二俱能聞者。則汝一人應有兩鼻。對我問道。有二阿難。誰為汝體。若鼻是一。香臭無

二。臭既為香。香復成臭。二性不有界。從誰立。孤山曰。破勝義也。溫陵曰。肉質之知。屬身故曰元觸。非鼻。虛空之知。屬空。故曰肉應非覺。伊蘭臭樹也。吳興曰。從二物不來。下以根從境。破境既有二根。應成兩。先定云。為香為臭。次責云。臭則非香。香應非臭。意在俱聞。情兩鼻之失也。若鼻是一。復以境從根。破根既惟一。境云何二。二性不立。識界奚存。已上皆破根生也。問。既云以香為知。知自屬香。豈非破境邪。答。斯蓋對根而說。正破勝義。下文不對根辨。方破境生也。若因香生。識因香有。如眼有見。不能離以眼。因香有。故應不知香。知即非生。不知非識。香非知有。香界不成。識不

知香。因果則非從香。建立既無中間。不成內外。彼諸聞性。畢竟虛妄。是故當知鼻香為緣生。鼻識界三處都無。則鼻與香及香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溫陵曰。眼識因眼而有。既不能見眼。鼻識因香而有。應不知香。若曰能知。即非香生。若曰不知。即不名識。皆不可也。香非知有。下謂香不因根。則不成香界。識不知香。則不成識界。孤山曰。中間識也。內外根境也。阿難。又汝所明。舌味為緣。生於舌識。此識為復。因舌所生。以舌為界。因味所生。以味為界。阿難。若因舌生。則諸世間。甘蔗烏梅。黃連石鹽。細辛薑桂。都無有味。汝自嘗舌。為甜為苦。若舌性苦。誰來嘗舌。舌不自嘗。孰為知覺。

舌性非苦。味自不生。云何立界。

溫陵曰。甘蔗等舉五味也。味因舌嘗。若舌本苦。則無能嘗者。孰為識體。若舌本淡。既不因境。味無所生。無味與對。從何立界。此計識因舌生者。妄也。

若因味生。識自為味。同於舌根。應不自嘗。云何識知。是味非味。又一切味。非一物生。味既多生。識應多體。識體若一。體必味生。鹹淡甘辛。和合俱生。諸變異相。同為一味。應無分別。分別既無。則不名識。云何復名舌味識界。不應虛空生汝心識。

溫陵曰。識自為味。謂識即味也。同於舌根。謂識不自嘗也。又一切味下。謂識因味生。則味多識亦應多。識

一味亦應一。體必味生者。樣定識因味生也。鹹淡甘辛。同為一味者。結成識一味亦應一也。異識既一。異味既同。則無分別。無別則非識。非識則無界。此計識因味生者。妄也。吳興曰。鹹淡甘辛。略舉四味。詳則有六。更加苦酢。言和合者。眾味共成也。俱生者。本性不易也。變異者。燒煮異本也。

舌味和合。即於是中。元無自性。云何界生。是故當知舌味為緣生。舌識界。三處都無。則舌與味及舌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孤山曰。初因舌。是破自生。二因味。是破他生。三不應虛空。是破無因生。四舌味和合。是破共生。前後諸文。

皆尔。此中最顯。

阿難。又汝所明。身觸為緣。生於身識。此識為復。因身所生。以身為界。因觸所生。以觸為界。阿難。若因身生。必無合離二覺。觀緣。身何所識。若因觸生。必無汝身。誰有非身。知合離者。

溫陵曰。覺觀即身識。而以合離二境為緣。若無緣。則無識。是則因境。非因身也。若因觸生下。謂若無身。則不知合離。是又因身。非因境也。

阿難。物不觸。知身。知有觸。知身。即觸。知觸。即身。即觸。非身。即身。非觸。身觸二相。元無處所。合身。即為身。自體性。離身。即是虛空等相。內外不成。中云何立。中不復立。內

外性空。即汝識生。從誰立界。是故當知。身觸為緣。生身識界。三處都無。則身與觸。及身界。三本非。曰緣非自然性。

溫陵曰。物不觸。知身。知有觸者。徒觸不能生。知。因身。然後知觸。此明身識。由根境合顯也。合則當知。身即觸也。觸即身也。若身即觸。則身非身矣。若觸即身。則觸非觸矣。身觸互奪。故無處所。合身。則無觸位。故即為身體。離身。則無觸用。故即同虛空。然則內外中間之位。皆不成立矣。

阿難。又汝所明。意法為緣。生於意識。此識為復。因意所生。以意為界。因法所生。以法為界。阿難。若因意生。於汝

意中必有所思發明汝意。若無前法意無所生。離緣無形識將何用。

溫陵曰。意識發於所思。意根生於法塵。二者皆屬前境。離此則根無形識無用。是必因境計根生者妄也。又汝識心與諸思量兼了別性為同為異。同意即意云何所生。異意不同應無所識。若無所識云何意生。若有所識云何識意。惟同與異二性無成。象云何立。

溫陵曰。又辨根識混濫不成因果也。同則無復能所。異則不能有識。二既混濫已無自性。則界無所立矣。吳興曰。俱舍論云。集起名心。籌量名意。了別名識。此文識心同彼第一。即意根也。思量兼了別性同彼第

二第三。即意根所生之識也。彼第二亦云意者。蓋識之異名耳。故婆沙中明。心意識三無有差別。如火名焰。亦名為熾。亦名燒薪。是知意識名同。但約先後以分二義也。同意下。請若識同意云。何復有能生所生。異意下。謂若異意。則應所生同於無情。若無下。謂又縱計云。所生無識。則與能生體性非類。若有下。謂又若救云。所生有識。此識既無前法可緣。必須反識其意。意若為境。根義不成。補註曰。若有所識云。何識意者。若異意而又自有識。則何名意識。蓋識意語倒也。若因法生。世間諸法不離五塵。汝觀色法及諸聲法香法味法及與觸法相狀分明。以對五根。非意所攝。汝識

決定依於法生。汝今諦觀法法何狀。若離色空動靜通塞合離生滅。越此諸相終無所得。生則色空諸法等生。滅則色空諸法等滅。所因既無。因生有識。作何形相。相狀不有。界云何生。

資中曰。以五塵之法各配五根。離五塵外。意無別法。長水曰。法法者。法塵之法也。擣李曰。色空動靜通塞。即色聲香三塵也。合離即味觸兩塵。生滅即法塵。然生滅但是五塵通相。離五無體。故云生則諸法生。滅則諸法滅也。補註曰。所因者。即法塵也。所因之法自無實狀。則因之生識。復作何狀耶。狀不有。則界亦三矣。此闕根境合辨之科。高麗幻師以所因既無。等科。

為合辨然未有的據。姑從闕之。

是故當知意法為緣。生意識界。三處都無。則意與法及意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溫陵曰。既非因緣。自然是謂妙真如性也。前近取諸身。顯如來藏。故依陰入處界四科。以明。雖悟一身未融。萬法根境尚異。見性未圓。後復遠取諸物。圓示藏性。故依地水火風空見識七大。以明。使悟物我同根。是非一體。法法圓成。塵塵周徧。法界頌云。若人欲識真空理。身內真如還徧外。情與無情共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此七大之大旨也。謂之大者。以性圓周徧。含裹十方為義。所以有七者。萬法生成不離四大。而

依空建立。因見有覺。因識有知。故也。前五無情所具。後二有情兼之。今舉其七。則萬法該矣。然彼大性。先非水火。亦非空識。全一如來藏體。循業發現而已。七大既尔。萬法皆然。凡我依心。先非根身。亦非器界。皆即循業之相。性真圓融。初無生滅。所以阿難蒙佛開示。身心蕩然。得無罣礙。了知世間諸所有物。皆即妙心含裹十方。反觀幻身起滅。無從獲本。妙心常住。不滅。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來常說和合因緣。一切世間種種變化。皆因四大和合發明。云何如來因緣自然二俱排擯。我今不知斯義所屬。唯再哀愍。開示眾生中道了義。

無戲論法

溫陵曰。此依權教問難。由四大發起。七大因緣自然之義也。孤山曰。阿難執昔所談世諦。疑今所演第一義諦。將恐眾生聞昔和合。則滯於有。聞今排擯。則溺於空。不達中道。動成戲論。故請開示。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先厭離聲聞緣覺諸小乘法。發心勤求無上菩提。故我今時為汝開示第一義諦。如何復將世間戲論妄想。目緣而自纏繞。汝雖多聞。如說藥入。真藥現前。不能分別。如來說為真可憐愍。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開示。亦今當來備大乘者。通達實相。阿難默然承佛聖旨。阿難如汝所言。四大和合發明世間。

種種變化。阿難。若彼大性體非和合。則不能與諸大雜和。猶如虛空不和諸色。若和合者。同於變化。始終相成。生滅相續。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輪。未有休息。吳興曰。若彼大性下。破非和合之疑也。以阿難既執和合。疑非和合。故今破之。意云。若謂四大之性不和。四大之相斯則性居相外。二不相雜。故曰猶如虛空。不和諸色。此約真如隨緣。不同頑空之性也。若和合者。下。破和合也。既破非和。恐計於合。故復破之。此約真如下。變不同變化等相也。溫陵曰。旋火之輪。無有實體。喻虛妄相成相續之相也。

阿難。如水成冰。冰還成水。

溫陵曰。直示大性非和不和之理。而起後文。故復名告也。夫水何和而成冰。冰何和而成水。七大之性。不因和合。循業發現。如此而已。

汝觀地性。塵為大地。細為微塵。至鄰虛塵。析彼極微色。邊際相。七分所成。更析鄰虛。即實空性。

溫陵曰。塵之細者曰微。細之又細曰極微。微之又微曰鄰虛。極微之塵。猶有微色。故名色。邊際相。析極微為七分。則微色殆虛。故名鄰虛。

阿難。若此鄰虛。析成虛空。當知虛空。出生色相。汝今問言。由和合故。出生世間諸變化相。汝且觀此。一鄰虛塵。用幾虛空和合而有。不應鄰虛合成鄰虛。又鄰虛塵析。

入空者。用幾色相合成虛空。若色合時。合色非空。若空合時。合空非色。色猶可析。空云何合。

孤山曰。既能析色為空。亦可合空成色。資中曰。若空不可合。色從何生。故知此色本無自性。

汝元不知。如來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溫陵曰。如來藏性。萬法一如。而循發似異。遂有七大之名。特體用異稱耳。真空者。一如之體也。故七大皆言真空。七大即循業之用也。故曰性空真色。乃至性

空真識。體用不二。故相依互舉。不離妙性。故一一皆言性也。不垢不淨。曰清淨。非和不和。曰本然。無乎不在。曰周徧。既非垢淨和合。而能成七大萬法者。但隨心應量。循業發現而已。孤山曰。如來藏。即心性中道也。即俗而真。故曰性色真空。即真而俗。故曰性空真色。以真俗即中。故並云性。三諦圓融。不一不異。非縱非橫。名如來藏。俗則十界備矣。真則生佛寂然。此言理具。非關事造。然理必融事。事豈殊理。理事雙泯。故曰清淨本然。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彼彼互攝。一一相融。故曰周徧法界。隨衆生心下。即如來藏。隨染淨緣。順差別業。變造十界依正之事也。世間通指九界。因

緣義合自他共三性。自然即無因性。

阿難。火性無我。寄於諸緣。汝觀城中未食之家。欲炊爨時。手執陽燧。日前求火。阿難名和合者。如我與汝。一千二百五十比丘。今為一衆。衆雖為一。詰其根本。各各有身。皆有阿生氏族名字。如舍利弗。婆羅門種。優樓頻螺。迦葉波種。乃至阿難。瞿曇種姓。阿難。若此火性。因和合有。彼手執鏡於日求火。此火為從鏡中而出。為從艾出。為於日來。阿難。若日來者。自能燒汝手中之艾。來處林木皆應受焚。若鏡中出。自能於鏡出。然于艾。鏡何不銹。紆汝手執。尚無熱相。云何融泮。若生於艾。何藉日鏡光明相接。然後火生。汝又諦觀。鏡因手執。日從天來。艾本

地生。火從何方遊歷於此。日鏡相遠。非和非合。不應火光無從自有。汝猶不知。如來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阿難。當知世人一處執鏡。一處火生。徧法界。執滿世間。起徧世間。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溫陵曰。火無自體。寓物成形。故曰無我。衆名和合。詰之各有根本。真和合也。火名和合。詰之各無根本。非和合矣。優樓頻螺云。木瓜林。迦葉波云。龜氏。瞿曇云。地最勝。亦云。日種。孤山曰。瞿曇星名。從星立姓。至于後代改姓。釋迦。攜李曰。陽燧者。崔豹古今註云。以銅

為之。如鏡之狀。照物則影倒。向日則火出。淮南子云。陽燧。火方諸也。論衡曰。於五月丙午日午時。銷鍊五方石。圓如鏡。中央窪。紆者屈也。阿難。水性不定。流息無恒。如室羅城。迦毗羅仙所迦羅。仙及鉢頭摩訶薩多等諸大幻師。求太陰精。用和幻藥。是諸師等。於白晝。手執方諸。承月中水。此水為復從珠中出。空中自有。為從月來。

溫陵曰。求則流。否則息。所謂流息無恒也。迦毗羅等。四皆外道。善幻術。太陰精。月中之水也。月望前曰白。亭午曰晝。方諸。取水之珠也。即陰燧也。孤山曰。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高誘註曰。方諸。陰燧大

蛤也。熟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也。許慎註曰。方石也。諸珠也。譯人今取許註。故文云。從珠中出等也。

阿難。若從月來。尚能遠方。令珠出水。所經林木。皆應吐流。流則何待方諸所出。不流。明水非從月降。若從珠出。則此珠中。常應流水。何待中宵。承白晝。若從空生。空性無邊。水當無際。從人泊天。皆同滔溺。云何復有水。陸空行。汝更諦觀。月從天陟。珠因手持。承珠水。盪本人。敷設。水從何方。流注於此。月珠相遠。非和非合。不應水精。無從自有。汝尚不知。如來藏中。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一處執珠。一處水出。徧法界。執滿法界。生滿世間。寧有方所。循業發

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溫陵曰。謂林木既不吐流。明知此水非從月降。水非月來。又非珠出。不從空生。則本然周徧。非和合矣。阿難。風性無體。動靜不常。汝常整衣入於大眾。僧伽梨角動及傍人。則有微風拂彼人面。此風為復出袈裟角。發於虛空。生彼人面。阿難。此風若復出袈裟角。汝乃披風。其衣飛搖。應離汝體。我今說法會中垂衣。汝看我衣風何所在。不應衣中有藏風地。若生虛空。汝衣不動。何因無拂。空性常住。風應常生。若無風時。虛空當滅。滅風可見。滅空何狀。若有主滅。不名虛空。名為虛空。云何風

出。若風自生。被拂之面。從彼面生。當應拂汝。自汝整衣。云何倒拂。汝審諦觀。整衣在汝。面屬彼人。虛空寂然。不來流動。風自誰方鼓動。來此風空性。隔非和非。合不應風性。無從自有。汝宛不知。如來藏中性。風真空。性空真風。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阿難。如汝一人微動。服衣有微風出。徧法界。拂滿國土。生周徧世間。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溫陵曰。拂衣則動。垂衣則靜。所謂動靜不常也。汝審下。謂三性不參。三性相隔。求風所從。杳莫可究。既非衣出。又非空生。非生彼面。了無所從。非和合矣。謂本

然周徧循業發現得不信哉。風性或作風心。誤也。真際曰。僧伽梨。大衣也。袈裟。後色得名。三衣通稱。阿難。空性無形。因色顯發。如室羅城去河遙處。諸刹利種及婆羅門。毗舍首陀。兼頗羅恆旃陀羅等。新立安居鑿井求水。出土一尺。於中則有一尺虛空。如是乃至出土一丈。中間還得一丈虛空。虛空淺深。隨出多少。此空為當因土所出。因鑿所有。無因自生。

溫陵曰。鑿土得空。所謂因色顯發也。西天貴賤族分四姓。如此方四民。刹帝利。王族也。婆羅門。淨志也。亦云淨行。以守道居心潔白其操也。毗舍。商賈也。首陀。農夫也。是謂四姓。頗羅。墮利根也。旃陀羅。魁膾也。此

又智愚之族也。孤山曰。頗羅。墮。此翻捷疾。亦利根。慈恩云。婆羅門。凡十八姓。此居其一也。旃陀羅。此云嚴幟。惡業自嚴。行持標幟。謂搖鈴持竹也。

阿難。若復此空無因。自生。未鑿土前。何不無礙。惟見大地迴無通達。若因土出。則土出時。應見空入。若土先出。無空入者。云何虛空因土而出。若無出入。則應空土元無異因。無異則同。則土出時。空何不出。若因鑿出。則鑿出空。應非出土。不因鑿出。鑿自出土。云何見空。汝更審諦。諦審諦觀。鑿後人手隨方運轉。土因地移。如是虛空因何所出。鑿空虛實不相為用。非和非合。不應虛空無從自出。

補註曰。若因土出下。謂虛空若因土出。則鑿土出井之時。應見虛空出於土而入於井。今既不然矣。故又破云。虛空若無出入。則空與土。二無有異而同體矣。既同體。則土出井時。何不見空從井出邪。溫陵曰。汝更下。令詳察其非因緣自然也。鑿空虛實。謂鑿實空虛也。上諸巧辨。皆遣識心妄計。而顯圓融真體也。若此虛空性圓周徧本不動搖。當知現前地水火風均名五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

溫陵曰。會上義而通前文也。由上所明。非因緣和合。則知空性圓徧。非生滅法。一大既爾。餘大皆然。故通言地水火風。云現前者。使觸事而明。無他求也。吳興

曰。四大後。所以吐無空均名五大者。蓋諸經常談。惟四而已。此既異彼。故特言之。下根識中。其例亦爾。通名七者。且依事立。智論云。佛說四大無處不有。故名為大。若言大性周徧。必須指事。即理攝末歸本。不可名而名之。是謂如來藏也。或有直以藏性釋於大名者。一何誤哉。

阿難。汝心昏迷。不悟四大元如來藏。當觀虛空為出。為入。為非出入。

溫陵曰。若悟虛空性圓周徧。本無出入。即悟四大性真圓融。本無生滅也。

汝全不知如來藏中。性覺真空。性空真覺。清淨本然。周

徧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阿難。如一井空。空生一井。十方虛空亦復如是。圓滿十方。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溫陵曰。空與覺亦體用異稱也。體用不二。故相依而舉。

阿難。見覺無知。因色空有。如汝今者在祇陀林。朝明夕昏。設居中宵。白月則光。黑月便暗。則明暗等。因見分析。此見為復與明暗相并。太虛空為同一體。為非一體。或同非同。或異非異。

樵李曰。此問四句。一同。二異。三亦同亦異。四非同非

異。但經文分兩同兩異各成一句。

阿難。此見若復與明與暗及與虛空。元一體者。則明與暗二體相并。暗時無明。明時無暗。若與暗一。明則見。必一於明暗時當滅。滅則云何見明見暗。若明暗殊。見無生滅。一云何成。若此見精與暗與明非一體者。汝離明暗及與虛空。分析見元。作何形相。離明離暗及離虛空。是見元同龜毛兔角。明暗虛空三事俱異。從何立見。明暗相背。云何或同。離三元無。云何或異。分空分見。本無邊畔。云何非同。見暗見明。性非遷改。云何非異。汝更細審微細。審詳審諦。審觀。明從太陽。暗隨黑月。通屬虛空。墜歸大地。如是見精。因何所出。見覺空頑。非和非合。

不應見精無從自出

溫陵曰。阿難下辨非一體也。若此見精下。辨非異體也。明暗相背下。辨非或同非同。或異非異也。汝更下。令詳察其性真圓融。不涉諸妄也。

若見聞知。性圓周徧本不動搖。當知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阿難。汝性沉淪。不悟汝之見聞覺知。本如來藏。汝當觀此見聞覺知。為生為滅。為同為異。為非生滅。為非同異。

孤山曰。若見聞知者。前於六根廣破眼見。餘根並略。今類通顯示。其性皆徧聞。即耳根覺。即鼻舌身根。知

即意根。不言學。七者略也。溫陵曰。為生為滅等者。生滅同異。皆因妄塵。非生非異。不離妄計。離此諸妄。即如來藏也。

汝曾不知。如來藏中。性見覺明。覺精明見。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如一見根。見周法界。聽。殷嘗觸覺。觸覺知。妙德瑩然。徧周法界。圓滿十虛。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目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溫陵曰。性見等者。亦體用相依而舉。有見有覺。雖覺明之咎。而體實性見。用實覺精也。如一下。例餘根也。嘗觸。即舌根。以味合方覺。故亦名觸。覺觸覺知。身意

根也

阿難。識性無源。自于六種根塵妄出。汝今徧觀此會聖眾。用目循塵。其目周視。但如鏡中無別分析。汝識於中次第標指。此是文殊。此富樓那。此目犍連。此須菩提。此舍利弗。此識了知。為生於見。為生於相。為生虛空。為無所因。突然而出。

真際曰。根但照境。故如鏡中。識有了別。故能標指。溫陵曰。見。根也。相。境也。

阿難。若汝識性生於見中。如無明暗及與色空。四種必無。元無汝見。見性尚無。後何發識。若汝識性生於相中。不從見生。既不見明。亦不見暗。明暗不曠。即無色空。彼

相尚無。識從何發。若生於空。非相。非見。非見無辨。自不能知明暗色空。非相滅緣。見聞覺。知無處安立。處此二非。空則同無。有非同物。縱發汝識。欲何分別。若無所因。突然而出。何不日中別識明月。

溫陵曰。阿難下。明識性非生於見。亦非生於相也。若生下。明非生於空也。若生於空。則非是相。亦非是見。非是見。則無所辨。非是相。則無所緣。若無所緣。能緣何立。又處此非相。非見之間。識體若空。則同龜毛。識體若有非同物象。既自無體。安能有用。故曰欲何分別。若無下。明非無因也。長水曰。日中無月。既無見月之識。應知非是無因而有也。

汝更細詳。微細詳審。見託汝睛。相推前境。可狀成有。不相成無。如是識緣。自何所出。識動見澄。非和非合。聞聽覺知亦復如是。不應識緣無從自出。德懷三末
溫陵曰。見託根。相託境。有出可狀。無出非相。識何所從出邪。識有分別名動。見無分別名澄。識動見澄。性相隔異。見與識隔。聞知亦然。皆非和合。又非自然。是則性真圓融。不涉諸妄矣。

若此識心本無所從。當知了別見聞覺知。圓滿湛然。性非從所。兼彼虛空地水火風均名七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阿難。汝心應浮。不悟見聞發明了知。本如來藏。汝應觀此六處。識心為同為異。為空為有。為非

同異。為非空有。

溫陵曰。若此識心。拈指識大。了別見聞覺知。別指六識也。兼彼空等。揔會七大。旁通萬法也。既本無所從。則湛然圓徧。地等既尔。世界衆生物物皆尔。不惟地等名大。草芥塵毛。皆可名大。性真圓融。本無生滅矣。前文詳辨意皆萃此。故自根境萬法。揔會而旁通也。阿難下。謂識體深潛。當微細沈思。不可僉浮。觀得其真。則悟其本。如來藏矣。

汝元不知。如來藏中性。識明知。覺明真識。妙覺湛然。徧周法界。含吐十虛。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

義

溫陵曰。識知皆出於性明。故曰性識明知。識雖覺明之咎。其體實真。故曰覺明真識。體用不二。真妄一如。所以迭舉也。

爾時阿難及諸大眾。蒙佛如來微妙開示。身心蕩然。得無罣礙。是諸大眾各各自知心徧十方。見十方空。如觀手中所持葉物。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徧圓。含裹十方。反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虛空之中。吹一微塵。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了然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禮佛合掌。得未曾有。於如來前說偈讚佛。

溫陵曰。自初決擇心見。終至陰入。七大多方發明。使悟器界萬法當體全真。本如來藏。是謂微妙開示也。既悟器界性真圓融。故身心蕩然。得無罣礙。悟妙覺湛然周徧法界。故各各自知心徧十方也。孤山曰。各各自知。即能覺之智也。心徧十方。即所覺之理也。常住真心徧融十界。故曰十方。天台智者釋法華經。深達罪福相。徧照於十方。亦云十方即十界也。見十方空。謂十界循業發現之空也。迷妄有空。比真為小。故以掌葉為喻。一切世間等。謂依空立世界也。即十界循業發現。依正之法耳。皆即菩提等。謂十方虛空十界依正。一法叵得。皆我真心。含裹十方者。即此真心。

具足十界而非斷滅。觀此文者。豈疑無情有性。無情作佛之說耶。反觀下阿難大衆自觀已界。正報之身也。虛空巨海。以況心精微塵。浮漚以況已質。理即事故。若塵存而漚起。事即理故。若塵亡而漚滅。事理不二。故曰無後。獲本妙心。等得分真。智知本覺。理得未曾有。謂得圓頓之解也。

妙湛捨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

孤山曰。妙湛讚真諦。般若德也。捨持讚俗諦。解脫德也。不動讚中諦。法身德也。又即三而一。故曰妙湛。即一而三。故曰捨持。非三非一。故曰不動。尊者十號之一也。由證此三。躡世中尊。首楞嚴。大定之捨名。此云

事究竟也。冥三法心之理。故曰究竟。別而往目。即奢摩他。等三焉。阿難以別名而請。今舉捨名而歎。以顯圓定。三一無礙也。出備小上。喻之以王。是則行從理而得。名教從行而立。稱教行理三。悲號楞嚴。今正舉能詮以歎也。如來在世所說經中。最為殊勝。故曰世希有也。

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

孤山曰。億劫顛倒想。即無始無明也。不歷僧祇者。若婆沙論明。三阿僧祇劫。脩六度行。首劫種相好因。然後獲五分法身。乃至如唯識云。地前歷一僧祇。初地至七地。滿二僧祇。八地至等覺。是三僧祇。然後獲究

竟法身。此皆方便之談。時長行遠。今云不應。即同法華八歲龍女南方作佛。華嚴發心便成正覺。胎經云。凡夫賢聖。平等無高下。唯在心垢滅。取證如反掌。資中曰。由前廣破人法二執。故此分見如來藏心也。又解。或是諸佛神力示現。暫令得見。如華嚴中金剛藏說十地境界。恐有不信。即入三昧。以神通力攝諸大眾。皆入身中。菩薩既示。佛亦如是不示。何故阿難向後方得二果邪。長水曰。據此經文。且叙解悟。如云。各各自知心。徧十方。知即解也。叙雖論解。亦無證悟。以隨人入位。淺深不同故。吳興曰。此文疑論者又各而多所未決。今試以愚情辨之。且經家叙云爾時阿

難及諸大眾蒙佛開示身心。蕩然等。是則說偈領悟。非述一人。而釋者競以阿難一人為妨者。不亦局哉。當知若約解證言之。必屬於證。以知為解無的可憑。如云正徧知者。豈曰解乎。須據偈中不應。僧祇獲法身義。驗前知字實頓證之智也。若釋銷我之言。應有二義。一者且指諸菩薩及利根二乘。寺人為我。阿難雖在眾中。未同其證。蓋後多分得證者稱之也。二者設是阿難自稱為我。已同其證。斯亦無妨。下文所得二果。不可以小乘實證為比。及乎喻以捨人請入華屋。乃為鈍根者發起行相耳。大權引物唯變是宜。或曰不然。余不知其然也。

願今得果成寶王。還度如是恒沙衆。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伏請世尊為證明。五濁惡世擔先入。如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

孤山曰。前獲法身。乃是初住分果。今願成正覺。極果也。此即佛道擔成。以攝法門擔學。由學法門而得果。故還度下。即衆生豈擔度。以攝煩惱擔斷。由斷煩惱方度生故。以此願心。當師奉塵刹如來。是報我佛微妙開示之恩也。溫陵曰。願得聖果。智心也。還度多衆。悲心也。智悲雙運。廣大無盡。即所謂深心也。擔入五濁。不取涅槃。即深心之効也。憑此報恩。故請佛為證也。補註曰。泥洹云滅度。而有二義。一聲聞泥洹。滅見思願。

惱度分段生死。證偏空之理。理既偏矣。空不能有故。身上皆亡。此方便之說也。二諸佛泥洹。滅無明煩惱。度變易生死。證中道之理。理既中矣。非空非有。應化無窮。此了義之說也。今云不取泥洹。特不入涅槃耳。人雄大力大慈悲。希更審除微細惑。令我早登無上覺。於十方界坐道場。舜若多性可銷亡。爍迦羅心無動轉。孤山曰。請更開導。除我細惑者。以今始入初住。尚有微細無明故。溫陵曰。舜若多。此云空。爍迦羅。云堅固。謂空性無體。尚可銷亡。我心堅固。終無動轉。此依首楞定。力結前願心。自擔究竟。畢無退墮。願心如此。然後聖果可期。佛恩可報也。

大佛頂如來密因脩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三

音釋

舐神亦遂音遂擗取亂紆憶俱陟竹力窪音注

[Faded vertical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大佛頂如來密因脩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四

天竺沙門般刺密帝譯 烏菴長國沙門弥伽釋迦譯語

菩薩戒弟子前正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房融筆受

師子林沙門 惟則 會解

尔時富樓那弥多羅尼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徧袒右
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威德世尊。善為眾
生敷演如來第一義諦。世尊常推說法人中我為第一。
今聞如來微妙法音。猶如靜人逾百步外。聆於蚊蚋。本
所不見。何況得聞。佛雖宣明令我除惑。今猶未詳斯義。
究竟無疑惑地。世尊。如阿難輩。雖則開悟。習漏未除。我
等會中。登無漏者。雖盡諸漏。今聞如來所說法音。尚紆

疑悔

長水曰。如來藏心不空不有。即性即相。名第一義。是佛所證。決定無妄。審實名諦。吳興曰。靜人聆訥等。辟小乘根性。遠第一義諦。雖承如來微妙法音。本不似見。何況真聞。孤山曰。雖則開悟。習漏未除者。初果已破。見惑思惑全在。阿難向悟。常心實登圓位。欲汲引小機。令歸大道。故舉其初果。以為請端也。資中曰。雖盡諸漏。至尚紆疑悔者。羅漢雖斷煩惱障。而所知障在。

世尊。若復世間一切根塵陰處。眼界等。皆如來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次第遷流。終而復始。

溫陵曰。清淨則宜無諸相。本然則宜無遷流。資中曰。從初至第二卷。破心見二執。以顯入空。從汝猶未明一切浮塵。至第三卷。破陰處界等。以顯法空。故知前破人法二執。顯空如來藏。今顯不空如來藏。故富那有此問也。

又如來說地水火風。本性圓融。周徧法界。湛然常住。世尊。若地性徧。云何容水。水性周徧。火則不生。復云何明水火二性。俱徧虛空。不相陵滅。世尊。地性障礙。空性虛通。云何二俱周徧法界。而我不知。是義攸往。惟願如來宣流大慈。開我迷雲。及諸大眾。作是語已。五體投地。欽渴如來無上慈誨。

溫陵曰。二問皆躡前四科七大之文起起也。意以性相相違。理事相礙。實常情滯。故致此問。庶獲決通。爾時世尊告富樓那。及諸會中漏盡無學諸阿羅漢。如來今日普為此會宣勝義中真勝義性。令汝會中定性聲聞及諸一切未得二空。回向上乘阿羅漢等。皆獲一乘。寂滅場地。真阿練若。正脩行處。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富樓那等。欽佛法音。默然承聽。

溫陵曰。有世俗諦。有勝義諦。脫俗冥真。起情離妄。世間三有。出世二乘。以所知心。不能測度。是謂勝義諦。中真勝義性。即下文由覺明以辨真覺。因了發以窮諸妄。至於山河不復出。水火不相陵。身含十方。毛

塵刹。皆勝義諦中真勝義性也。阿練若。云無諠雜。孤山曰。未得二空者。未得大乘人法二空。亦未得大乘性相二空。吳興曰。滅場。指得果之地。練若。指脩因之處。因果所依。皆是實相。故曰寂曰真也。

佛言。富樓那。如汝所言。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富樓那言。唯然。世尊。我常聞佛宣說斯義。

孤山曰。本亦性也。變其文耳。以本元自性。既能所雙絕。而寂照互融。即寂而照曰妙明。即照而寂曰明妙。寂則三諦俱寂。照則三諦俱照。只是本性之覺妙明互融。故作兩句說耳。吳興曰。性覺本覺。中道之體也。

妙明明妙。空假之用也。體用不二。空假相即。如來藏性彷彿在茲。又若復疎顯妙。當如圓師云。三諦俱寂。三諦俱照。亦應更云。俱非寂俱非照。蓋是文略。然此句義。與前性色真空。性空真色。辭異意同。上云忽生山河大地。下云無同異中熾然成異。即循業發現之謂也。由當機未悟。故滿慈發起。如來重示。又前文正明破妄顯真。此下多說從真起妄。故資中以空不空二藏收之。頗得其旨。補註曰。性覺妙明本覺明妙。二家之釋皆通。此蓋佛意欲顯山河大地由妄覺生。故且先標真覺。體用互顯。而初無能所者。以立本也。下文乃舉真妄二覺。詰其所解。方便勾引。以顯妄覺耳。

佛言。汝稱覺明。為復性明。稱名為覺。為覺不明。稱為明覺。

溫陵曰。但舉前義問之。定其解惑也。夫汝所謂覺。所謂明。意作何解。為復性本自明。靈然不昧。故稱之為覺邪。為復性自不明。用心覺之。故稱之為明覺邪。靈然不昧者。真覺也。用心覺之者。妄覺也。

富樓那言。若此不明。名為覺者。則無所明。

補註曰。上文無舉真妄二覺。以詰富那。性明者。真覺也。覺不明者。妄覺也。不明即是無明。若謂覺了無明。稱為明覺。則有能覺與所明矣。既有能所。非妄而何。而富那未解詰意。乃以覺不明者為是。故與答云。若

此不明名為覺者。則無所明。意謂必有所明。方名為覺。殊不知纔有所明。即墮明覺。無窮妄業。由是而生。故下文云。覺非所明。自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佛言。若無所明。則無明覺。有所非覺。無所非明。無明。又非覺。湛明性。

補註曰。若無所明。則無明覺者。如云。若得果無所明。則無明覺矣。豈不乖哉。蓋明覺之妄。由所明起也。孫山曰。有所非覺者。若有所明。則非真覺。以真覺之性。離能所故。無所非明者。若無所明。則無妄明。以曰妄明。立能立所故。非明之明。初指妄明也。無明又非覺。湛明性者。無明即妄明也。以無覺湛之真明。故曰無明。

性覺必明。妄為明覺。

吳興曰。本性之覺。必具湛明之性。以不了故。妄為能明之明。所覺之覺。

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

吳興曰。性覺之體。本非所明。但因妄明對能立所。此即目惑立所見之相也。所見之相既立。能見之相即生。能所同時。前後異說耳。

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

吳興曰。此明所立境界。後文虛空為同。世界為異者。顯示其相也。熾然成異。等三義。資中以起信論。業轉。

現三細配之。乃至長水等亦復承用。洎乎孤山。別以
惑性具九界執。執有執空。及取中道。三相釋之。余所
此文。竊所不韙。若論三細。應在因明立所。所既妄立
生汝妄能。此三句中已有三相。明即業相。能即轉相
所即現相。斯由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而
分三相。微而未著。故曰三細。今文既云熾然成異。又
云同異發明。合是六塵境界耳。况將三細配屬同異
等。其義甚迂。不煩叙引。又若以惑性所具。亦應須在
性覺必明及覺非所明。二句中攝。其猶木具火性。未
有燒相。今熾然發明。豈性具邪。良由諸師見下文云
如是擾亂相待生勞。乃至引起塵勞煩惱等。便謂此

中未涉塵事。抑為細惑。今謂不尔。蓋此經所說迷真
起妄。多是先說無情世界。次說有情因果。如前文云
晦昧為空。空晦暗中結暗為色。色雜妄想。想相為身。
聚緣內搖。趣外奔逸等。又下文明三種相續。先世界
次衆生後業果耳。如是若將起信。塵細次第對之。則
並成顛亂矣。

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
勞煩惱。

吳興曰。拍前曰明立所動。雜真性。故曰擾亂。所既妄
立。生汝妄能。即相待生勞。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等。即
勞久發塵。自相渾濁也。上言勞者。且屬無明。下云塵

勞正謂見思煩惱

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為異。彼無同異。真有為法。

吳興曰。空界屬依。有為屬心。界是器界。色相差別。故云起云異也。空是頑空。不動常一。故云靜云同也。彼指上之辭。真猶實也。上云無同無異。名濫於理。今指其體實有為耳。何者。眾生心報。兼乎色心。造作善惡。靡不由此。以有心性故。非如世界之異。以有色相故。非如虛空之同。相待立之。故云無同異也。然有為之法。實通依心。既以世界為異。則知別就眾生得名。如滿慈所問。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豈獨問依

而不問正。以華嚴云。何等名有為法。所謂三界眾生。況下文云。精研七趣。皆是昏沈。諸有為相。豈非顯以正報名有為邪。又如文殊云。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眾生。此與今文三義符合。但空界有先後之異耳。適時之說。理在不疑。補註曰。此章問答。良有以焉。前佛舉地水火風空見識。以談萬法。則世界虛空。眾生業果。皆在其中矣。惟其談七大之相。則曰。如來藏中。循業發現。談七大之性。則曰。周徧圓融。本如來藏。富那至是。未達其循發徧融之義。因此二疑。而興二問。初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等。清淨本然。即如來藏性也。山河大

地。即世界及虛空也。諸有為相。即衆生及業果也。以其未達循發之義。故曰云何忽生。此四字為要緊問也。如來遂指性覺之中。妄為明覺者諭之。而斷之曰。曰明立所。此四字為要緊答也。蓋明即妄明。妄明即無明也。所即山河大地諸有為相發現之由也。要而言之。曰明立所者。即是因無明而生起世界虛空衆生業果也。然則循業發現之疑。云何忽生之問。一答俱銷。不勞餘說。立所以後。雖復隱顯發揚。摠別開示。特不過鋪陳世界衆生業果之說。以終其說耳。今復逐節明之。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此一節且指無明也。無同異中。熾然成異。至因此復立無同無

異。此一節謂因上無明而成世界虛空及衆生也。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又發塵。自相渾濁者。上二句重指曰明立所等。下二句重指熾然成異等。塵即世界衆生。由世界衆生而有業果。故復云由是引起塵勞煩惱。此一節躡括前義。而且隱然示三種之情狀也。起為世界至真有為法。乃牒合上文異同等義。而顯示三種之名相矣。然此猶是摠顯。自覺明空昧以後。始別開三節詳叙三種之相續。詳叙既終。復云如是三種顛倒相續。皆是覺明明了知性。因了發相。從妄見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次第遷流。因此虛妄終而復始者。此又摠結一章卷意。以牒示之也。第二問答。

後文別釋

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為變化性。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濕為巨海。乾為洲渾。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渾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為高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焰。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為草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妄發生。遞相為種。以是目緣。世界相續。溫陵曰。萬法自五行變起。五行由妄覺發生。故世界起始肇於覺明。而依風金火水。以生成萬物也。真覺

妙空本非明昧。由妄為明覺。遂有昧空。明昧相傾。則不覺心動。故曰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世界最下依風輪住。故曰執持世界。因空生搖。業者。因空昧動念。覺明堅執。而立礙。感金也。大地最下依金輪起。故曰保持國土。土水生木。木土生金。金木生火。火金生水。水火生土。世界初由覺明發識為水。空昧結色為土。相待成搖。為風為木。即土水生木也。又曰空昧之土生搖。為木而堅明立礙。即木土生金也。餘文甚明。土由水火所生。若子受父母氣分。故海中火起。渾中水注也。五行以我尅為妻。夫劣。然後陰陽和而生子。故水劣火為山。土劣水為木。融融明水火氣分。

會通卷四
燒。絞明土水氣分也。此世界相續之由也。孤山曰。四輪持世。其實土輪金輪水輪風輪也。此不言土者。土與金同是堅性。俱屬地大。故此但言四大。則已攝四輪矣。然此四大。風金則由妄心而起。火水復由風金而起。或曰。愛心外感於水者。則違經文。通相為種者。如覺明空昧相待成搖。為風輪種。因搖立礙。為金輪種。風金相摩為火大種。金火復為水大種。火水又為海洲種。水土復為草木種。應了此諸妄法。於一真性。如空中華。華處空處。本無有異。故觀妄具。唯見真具。具無其相。彼此誰名。世界相續。既然下二相續。其旨亦尔。吳興曰。俱舍論。謂諸有情業增上力。先於最下

依止虛空。有風輪生。風輪之上。次有水輪。水輪之上。方有金輪。謂諸有情業增上力。起大雲雨。澍風輪上。滴如車軸積水成輪。復有別風搏擊此水。上結成金。此與彼異者。彼約安立世界。自下升上。以成其次。此約生起世界。由內感外。以成其次。然大小義別。不須會通。

復次富樓那。明妄非他。覺明為咎。所妄既立。明理不踰。以是因緣。聽不出聲。見不超色。色香味觸六妄成就。由是分開見覺聞知。同業相纏。合離成化。

吳興曰。明妄即妄明也。非他者。言此妄明之體更非他法所成。全是真覺起於妄明。而為過咎。覺明為咎。

已是妄能。故今但言所妄既立。即前文云因明立所。由妄明之性非局而局。故曰明理不踰。聽不出聲等。示不踰之相也。下文云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溫陵曰。真明妙理本無能所。元一圓融清淨寶覺。由所妄既立。遂成隔礙。故明理不踰。以不踰故。聽見六根。於是妄局。色香六塵。於是妄染。覺知六識。於是妄分。根塵識三為業性。故發起妄業。於是同業相纏。合離成化。此六道四生之始也。同業即胎卵類。因父母已三者業同。故相纏著而有生。合離即濕化類。不曰父母。但由已業。或合濕而成形。即蠢蠕也。或離異而託化。如天獄鬼等類也。

見明色發。明見想成。異見成憎。同想成愛。流愛為種。納想為胎。交蓮發生。吸引同業。故有曰緣生。羯羅藍。渴蒲曇等。胎卵濕化。隨其所應。卵惟想生。胎曰情有。濕以合感。化以離應。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所有受業。逐其飛沈。以是曰緣。眾生相續。

孤山曰。妄心見妄境。故云見明色發。即於中陰見其父母也。明見想成者。依妄境起妄惑也。異見謂父是所憎境。同想謂母是所愛境。女子託胎。反此。流愛為種者。注愛於母識。託其中。故涅槃明十二曰緣無明。有二。一潤業無明。謂過去煩惱也。二潤生無明。即託胎時於父母起憎愛也。納想為胎者。有福之人想其

母胎如華林殿堂。薄福之者惟棘樹園。則交違發生。謂男女會合。涂心成就。吸引同業。謂吸引過去同業而入胎也。俱舍明胎中凡有五位。一七名羯刺藍。此云凝滑。二七名頻部曇。此云施。狀如瘡。施。三七名開尸。此云軟肉。四七名捷南。此云堅肉。五七名鉢羅奢佉。此云形位。今略舉前三。等取餘三。溫陵曰。四生之類。卵應於想。胎應於情。濕應於合。化應於離。故曰隨其所應也。亂思曰想。結愛曰情。氣附曰合。合濕而生也。形遁曰離。離此生彼也。情想合離有生皆具。此以多分言之。卵生居首者。想念初動。情愛後起。又兼胎濕化故也。此文論想乃內分。涂想非外分。淨想論化

乃轉蛻業化。非意生妙化也。情想合離更相變易者。或情變為想。合變為離。無定之業也。卵易為胎。濕易為化。無定質也。故所受業報或升或沉。無定趣也。此眾生相續之由也。

富樓那。想愛同結。愛不能離。則諸世間父母子孫相生不斷。是等則以欲貪為本。貪愛同滋。貪不能止。則諸世間卵化濕胎。隨力強弱。遞相吞食。是等則以殺貪為本。以人食羊。羊死為人人。死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生生。互求相取。惡業俱生。窮未來際。是等則以盜貪為本。

吳興曰。欲貪通乎四生。今心約胎生言之。又胎生復

通今多就人倫辨之。以其易見故也。以強殺弱因食成貪。不滋口腹則屬瞋恚。以人食羊下。問此與殺貪何異。答。殺貪未論酬償先債。今約過去於身命財非理而取。故互來相取以責其盜也。溫陵曰。不與而取曰盜。又陰取曰盜。以人食羊不與取也。羊死為人互來相取陰取也。世間相取皆盜貪也。姪殺盜三為業果根本。

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死。汝愛我心。我憐汝色。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纏縛。惟殺盜姪三為根本。以是因緣業果相續。

溫陵曰。上明業果之本。此明相續之由。負債殺盜由也。愛憐欲貪由也。惟殺下。結顯也。補註曰。命債二句。文義互見。如云汝負我命。汝還我命。我負汝債。我還汝債。愛憐二句亦應互見。此即相續之由也。富樓那如是三種顛倒相續。皆是覺明明了知性。自了發相後。妄見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次第遷流。自此虛妄終而復始。

溫陵曰。按前文。結答世界衆生業果。皆覺明為答也。覺明明了知性。即妄為明覺者也。了發相。即因明立所者也。妄見即生汝妄能者也。此虛妄。指覺明也。前問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至終而復始。此全牒其辭。而指覺明以答也。

富樓那言。若此妙覺本妙覺明。與如來心不增不減。無
狀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如來今得妙空明覺。山河
大地有為習漏。何當復生。

溫陵曰。眾生覺體與佛無別。無端忽生諸有為相。則
如來既證空覺。何時復生諸有耶。此固常情所惑。故
富樓那特反難也。孤山曰。無狀猶言無故也。

佛告富樓那。譬如迷人。於一聚落惑南為北。此迷為復
因迷而有。自悟所出。富樓那言。如是迷人亦不因迷。又
不曰悟。何以故。迷本無根。云何曰迷。悟非生迷。云何曰
悟。佛言。彼之迷人正在迷時。倏有悟人指示令悟。富樓
那於意云何。此人縱迷於此聚落。更生迷不。不也。世尊。

富樓那。十方如來亦復如是。此迷無本。性畢竟空。昔本
無迷。似有迷覺。覺迷滅。覺不生迷。

補註曰。昔本無迷。似有迷覺。謂本無有迷。亦無有覺。
覺即悟也。然今既因迷而得悟。則似有覺迷之覺矣。
覺乃始覺也。覺至始本不異。惟一妙覺。則不復生迷。
此顯既覺不迷也。

亦如翳人見空中華。翳病若除。華於空滅。忽有愚人於
彼空華所滅空地。待華更生。汝觀是人為愚為慧。富樓
那言。空元無華。妄見生滅。見華滅空。已是顛倒。勅令更
出斯實在癡。云何更名如是狂人為愚為慧。佛言。如汝
所解。云何問言。諸佛如來妙覺明空。何當更出山河大

地

溫陵曰。翳喻妄見。華喻山河。空華滅地。喻妙空明覺。佛言下。謂既了所喻。尚復前疑。

又如金鑛雜於精金。其金一純。更不成雜。如木成灰。不重為木。諸佛如來。菩提涅槃。亦復如是。

溫陵曰。金喻菩提。果覺無變。灰喻涅槃。果德無生。果至無變無生。則習漏不生。可知矣。前以聚落喻既覺不迷。復以空華喻妙空無習。然四喻之意。前二明昔本無迷。迷由妄起。後金灰二喻。明習漏妄緣。證乃永斷。若但舉前二。恐謂妄不妨真。惑能自滅。成撥無執。但舉後二。恐謂覺本非淨。性本有生。成雜深見。所以

四喻兼舉。使知迷悟雖妄。而不廢脩證也。補註曰。此卷之初。富那有二問。一問清淨本然。何生諸相。二問四大各徧。云何相容。此下答第二問也。

富樓那。又汝問言。地水火風。本性圓融。周徧法界。幾水火性不相陵滅。又徵虛空。及諸大地。俱徧法界。不合相容。富樓那。譬如虛空體。非羣相。而不拒彼。諸相發揮。

吳興曰。辟前如來藏性。本非七大。而不拒彼七大。發生。

所以者何。富樓那。彼太虛空。日照則明。雲屯則暗。風搖則動。霽澄則清。氣凝則濁。土積成霾。水澄成映。於意云何。如是殊方。諸有為相。為因彼生。為復空有。若彼所生。

富樓那。且日照時。既是日明。十方世界。同為日色。云何空中更見圓日。若是空明。空應自照。云何中宵雲霧之時。不生光耀。當知是明非日。非空不異空日。觀相元妄。無可指陳。猶邀空華。結為空果。云何詰其相陵滅義。觀性元真。惟妙覺明。妙覺明心。先非水火。云何復問不相容者。

溫陵曰。所以下示諸相。於意下。明相容也。觀相元妄。相亦妄。觀性一真。無不容者。隨處而發。故曰殊方。彼指日雲等也。補註曰。諸相之妄。既無可指。何況更詰相陵滅義。是猶邀空華而結空果也。真妙覺明。亦復如是。汝以空明。則有空理。地水火風各

各發明。則各各現。若俱發明。則有俱現。

資中曰。以真如不守自性。隨緣所現。有種種相。溫陵曰。此如虛空非相。而不拒發揮也。

云何俱現富樓那。如一水中。現於日影。兩人同觀水中之日。東西各行。則各有日。隨二人去。一東一西。先無準的。不應難言。此日是一。云何各行。各日既雙。云何現一。宛轉虛妄。無可憑據。

孤山曰。日喻真性。水喻妄心。水中之日。喻妄境。兩人喻妄業。各行則循業俱發。隨去則妄境俱現。同觀是一。知二是虛。各行既二。驗一是妄。故云宛轉虛妄。富樓那。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為

色空周徧法界是故於中風動空澄日明雲暗衆生迷悶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相

吳興曰色攝四大對空成五前滿慈問地水火風本性圓融疑水火性不相侵滅即相傾也虛空大地不合相容即相奪也溫陵曰迷失真體分別緣影名背覺合塵了相元妄觀性元真名滅塵合覺
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惟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於中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徧十方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滅塵合覺故發真如妙覺明性

吳興曰妙明謂寂照之智不滅不生謂智體真常此皆能合如來藏即所合也而如來藏能所合之理惟妙覺明能合之智圓照法界示鑑物之用以譬言之如來藏如鏡之體妙覺明如鏡之光圓照法界如鑑現像雖三而一雖一而三一為無量等皆顯此義也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者揅列四義不動下別示其相不動道場徧十方界者一為無量也道場指寂滅之地依此起應徧十方亦如華嚴中不動不離而升而遊身含十方無盡虛空者無量為一也身即法體故能含受十方虛空虛空必攝世界則一切法趣一也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

塵裏轉大法輪者。小中現大也。毛端現刹。即正中現
依。塵裏轉輪。即依中現正也。大中現小。易明。故略之。
滅塵合覺等者。拈結前義也。不思議用。非備所成。故
曰發。今不言用。而云性者。並由理具。方有事用。
而如來藏本妙圓心。非心非空非地非水非風非火。非
眼非耳鼻舌身意。非色非聲香味觸法。非眼識界。如是
乃至非意識界。非明無明。明無明盡。如是乃至非老非
死。非老死盡。非苦非集非滅非道。非智非得。非檀那非
尸羅非毗梨耶非羼提非禪那非般若。非波羅蜜多。
如是乃至非怛闍阿竭。非阿羅訶。三耶三菩。非大涅槃。
非常非樂非我非淨。

溫陵曰。雖滅塵發真。於一多小六能一切如。而本妙
圓體初無變異。故非心非空。乃至非世出世法也。非
心至非火。謂非七大五陰也。心即識大。而攝五陰也。
非眼非耳。至非意識界。謂非十八界。亦攝十二處。此
上為世間法也。非明無明。至非老死盡。謂非緣覺法
也。緣覺觀十二緣。有生起相。有脩斷相。此兼舉之。自
緣覺至涅槃。皆為出世法也。孤山曰。非心至非意識
界。總非六凡界也。非明無明等。非緣覺界也。非苦非
集等。非聲聞界也。非智非得者。非二乘理智。得即理
也。非檀那等。非菩薩界。先非能趣行。非波羅蜜多者。
總非所趣理也。非怛闍阿竭下。非佛界。先非能證人。

三號是也。次非所證法。涅槃四德是也。但闍阿竭云
如來。阿羅訶云應供。三耶三菩云正徧知。即十號之
三也。涅槃是捨。四德是別

以是俱非世出世故

孤山曰。世結六凡也。出世結四聖也。藏理即空無有
十界。故並非之。溫陵曰。結上起下也。

即如來藏元明心妙。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風即火。即
眼即耳鼻舌身意。即色即聲香味觸法。即眼識界。如是
乃至即意識界。即明無明。明無明盡。如是乃至即老即
死。即老死盡。即苦即集。即滅即道。即智即得。即檀那即
尸羅。即毗梨耶。即羼提。即禪那。即般刺若。即波羅密多。

如是乃至即但闍阿竭。即阿羅訶。三耶三菩。即大涅槃。
即常即樂。即我即淨。

溫陵曰。體雖無變用。乃如如。故即心即法。即法即心
也。孤山曰。上文俱非。約真諦示如來藏。此文俱即。約
俗諦示如來藏。以藏理即無而有。十界宛然。故也。
以是俱即世出世故。即如來藏妙明心元。離即離非。是
即非即。

溫陵曰。此文似乎矯亂。而各有所主。初曰本妙圓心。
自體言也。次曰元明心妙。自用言也。終曰妙明心元。
合體用言之也。長水曰。本妙圓心。非心非空等。約非
相以明真諦也。元明心妙。即心即空等。約相以明

俗諦也。妙明心元離即離非。是即非即者。約遮照以明中道諦也。此約二門不二。惟是一心。雙遮真俗。故曰離即離非。雙照真俗。故曰是即非即。三諦一體。故皆云即如來藏。且法界一如本無名相。因迷有妄對。妄說真。真妄相形。名言不息。隨名執相。顛倒何窮。是故因言遣言。以至無遣。初且以非遣相。次乃以即遣非。終帶名言。未極一真之旨。離即非即。無非不非。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方顯一真法界如來藏心。故維摩經三十一菩薩說不二法門。皆以言遣相。文殊師利以言遣言。維摩大士以無言遣言。方為究竟。此之三義亦復如是。補註曰。是即非即者。如云不離即不離。

非也

如何世間三有衆生。及出世間聲聞緣覺。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菩提。用世語言入佛知見。

孤山曰。所以但斥凡小。而不言菩薩者。正對滿慈。是二乘故。其實偏教菩薩亦不能測。故法華云。不退諸菩薩。亦所不能知。

譬如琴瑟笙篴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汝與衆生亦復如是。寶覺真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拍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由不勤求無上覺道。愛念小乘。得少為足。

長水曰。琴瑟喻衆生。妙音喻藏性。妙拍喻實智。發喻

起用。汝與衆生合前琴等。寶覺真心合前妙音。按拍
即智契於理。發光即大用現前。汝暫舉心等。合前無
妙拍也。資中曰。海印者。大集云。闍浮所有色像。大海
皆有印文。此喻如來法身性海。普現一切世間之相
也。此文大意为釋伏難。難云。若一切即真。我等云何
與如來不同妙用。故今釋云。汝雖具有寶覺真心。未
得妙用。以塵勞妄念未清淨故。孤山曰。由不勤求下
釋塵勞先起之由也。雖別拍小垂心意談餘界。故向云
汝與衆生等。

富樓那言。我與如來寶覺圓明真妙淨心。無二圓滿。而
我昔遭無始妄想。久在輪迴。今得聖乘。猶未究竟。世尊

諸妄一切圓滅。獨妙真常。敢問如來。一切衆生何因有
妄。自蔽妙明受此淪溺。

溫陵曰。躡上各各圓滿之言發問也。既悟無二益顯
妄淪。而不知妄之所由。故請窮其因。補註曰。近則躡
上。遠則躡前。蓋前文未達循業發現之義。遂有云何
忽生之問。如來乃以妄為明覺目明立所等答之。富
那既知其妄。但未知何因有妄。故有此問也。孤山曰。
猶未究竟。此有二意。若就外現。則無學小聖無明全
在。故未究竟。若就內秘。則分真大士有上地惑。故未
究竟。諸妄圓滅。即極果斷德。獨妙真常。即究竟智德。
佛告富樓那。汝雖除疑。餘惑未盡。吾以世閒現前諸事

今復問汝。汝豈不聞室羅城中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中頭眉目可見。瞋責已頭不見面目。以為魍魎。無狀狂走。於意云何。此人何曰無故狂走。富樓那言。是人心狂。更無他故。

溫陵曰。演若達多云。祠授後神乞得故也。孤山曰。照鏡喻妄心推畫分別。愛鏡中頭。喻取著妄境。妄事易著。如眉目可見。真理難知。如瞋責已頭等。背悟向迷。如無狀狂走也。四趣則背善向惡。人天則背苦向樂。二乘則背有向空。菩薩則背邊向中。恙名狂走。心狂者。喻九界取舍。恙由妄心。補註曰。引達多照鏡為喻。而言其無故狂走。使知狂走無故。則知妄元無因矣。

佛言。妙覺明圓。本圓明妙。既稱為妄。云何有因。若有所因。云何名妄。自諸妄想。展轉相因。從迷積迷。以塵塵劫。雖佛發明。猶不能返。如是迷因。因迷自有。識迷無因。妄無所依。尚無有生。欲何為滅。得菩提者。如寤時人。說夢中事。心縱精明。欲何因緣。取夢中物。況復無因。本無所有。如彼城中。演若達多。豈有因緣。自怖頭走。忽然狂歇。頭非外得。縱未歇。狂亦何遺失。富樓那。妄性如是。因何為在。

溫陵曰。妙覺明圓。指我與如來無二圓滿者。本圓明妙。言本無虧欠。本無迷妄。此人人本來面目也。柰何以妄二之虧之。遂分物我。強起憎愛。諸妄相因。迷輪

不返識迷下。曰富那自恨昔遺妄想。而稱世尊諸妄
圓滅。似謂迷有所因。妄有可滅。故告以此。如彼城中
下。牒喻重顯。令了妄無因。無可滅者。資中曰。自諸妄
想展轉相因者。如初一人忽然妄說。逋逋相承。乃至
多人。及推其本了無所實。

汝但不隨分別世間業果衆生三種相續。三緣斷故。三
因不生。則汝心中演若達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勝淨
明心。本周法界不從人得。何藉劬勞。肯繫脩證。胡氏本

吳興曰。三緣即業果中殺盜婬也。三因即殺等三種
貪也。即指此因。名為狂性也。溫陵曰。世間業果衆生
皆妙心影。明如鏡中頭。分別則妄。故不隨分別。則在

性自歇也。以世間業果衆生為三緣者。妄心緣之而
起也。以殺盜婬為三因者。妄心因之而有也。所謂自
諸妄想展轉相因。故斷而不生。則狂性自歇也。歇即
菩提等者。所謂但離妄緣。即如如佛。骨間肉曰骨。筋
肉結處曰筋。莊子。技經肯綮之未嘗。今以肯繫。辟微
細惑結。蓋劬勞脩證。只為妄惑。妄曰既息。惑結自除。
故不勞肯繫。脩證也。補註曰。汝但不隨分別世間業
果衆生三種相續。三緣斷故。三因不生者。三緣三因。
即指三種相續之因緣也。相續因緣。即無明能所等
也。故前文云。以是因緣。世界相續等是也。無明能所。
即微細惑結也。即肯繫之所喻者也。此之曰緣。既斷

而不生。則菩提心得矣。蓋富那於前相續文中。已聞妄為明覺。因明立所之說。至此但問何因有妄。是亦要緊一問。窮到最深最微處矣。如來欲示妄元無自。自無藉口。故引達多照鏡無因狂走以喻之。引喻將終。即復勸曰。汝但不隨等。如云。汝但不隨妄見。分別二種相續。併其能所無明斷而不生。則狂性自歇。歇即菩提。勝淨明心。本周法界。復何藉肯綮脩證哉。上所謂忽然狂歇頭非外得者。義顯于此。環師乃指殺盜淫三業為三因。岳師又指三業為緣。三貪為因。二師之意。皆為下文阿難一語之所礙耳。阿難云。世尊現說殺盜淫業者。此乃就三種相續中略舉業果而

世界衆生在其間矣。是則舉一談三。本非獨指殺盜淫也。且殺等三貪。尚屬塵浮之惑。此惑纔斷而便謂不藉肯綮脩證可乎。古人指歇即菩提為頓教者。蓋以其頓斷細惑而不藉脩證也。詳味佛語。厥旨甚明。譬如有人於自衣中繫如意珠。不自覺知。窮露他方乞食馳走。雖實貧窮。珠不曾失。忽有智者指示其珠。所願從心。致大饒富。方悟神珠非從外得。

吳興曰。衣喻五陰。珠喻藏性。由無明故不覺。之妙用。故窮露。佛界如本國。九界如他方。求人天樂取偏小益。猶乞食馳走。妄情暫失真性。本圓猶雖貧珠在。佛如智者。教如示珠。證理起用。則致大饒富也。溫陵曰。

得珠之喻。亦喻妄息真現。不勞脩證也。

即時阿難在大眾中頂禮佛足。起立白佛。世尊現說殺盜婬業。三緣斷故。三因不生。心中達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不從入得。斯則因緣皎然明白。云何如來頃棄因緣。我從回緣心得開悟。世尊。此義何獨我等。年少有學聲聞。今此會中大日健連及舍利弗須菩提等。從老梵志聞佛因緣。發心開悟。得成無漏。今說菩提不從因緣。則王舍城拘舍利等所說自然。咸第一義。惟垂大悲。開發迷悶。

溫陵曰。逆躡上文起難。為後學決疑也。上稱緣斷而因不生。斯正因緣之義。何前言頓棄邪。今棄因緣。則

外道自然之說。為當矣。富那之後。復以阿難問難者。諸法既明。則進脩無滯。將示脩證之門。故又以當機之人發起。

佛告阿難。即如城中演若達多。狂性因緣。若得滅除。則不狂性自然而出。因緣自然。理窮於是。

溫陵曰。狂因既滅。則自然性出。不狂之前。二皆本無。由是觀之。凡所謂因緣自然。本皆不有。恚因狂妄而立。故曰理窮於是。

阿難演若達多。頭本自然。本自其然。無然非自。何因緣故。怖頭狂走。

溫陵曰。此以因緣破自然也。自然者。本自天然。不假

因緣也。若本自然。則或在不在無所然而非自矣。夫何又假照鏡因緣而後狂走。此自然之計愜矣。

若自然頭。因緣故狂。何不自然。因緣故失。本頭不失。狂怖妄出。曾無變易。何藉因緣。

溫陵曰。此以自然破因緣也。若本自不狂。假因緣故狂。則本自不失。蓋假因緣故失。頭既不失。特由狂妄則自緣之計愜矣。補註曰。達多不見已頭。將謂失其頭矣。故狂走。今頭本在。初不曾因照鏡而失。又況他人照鏡亦不曾狂。然則汝自然狂。非關因緣矣。

本狂自然。本有狂怖。未狂之際。狂在何所。潛不在自然。頭本無妄。何為本無妄。何為狂走。

溫陵曰。若狂怖本於自然。則是本有狂怖。然既無所潛。非本在矣。若狂怖不本於自然。則頭本無妄。何為狂走。非本不在矣。非本狂。非不本狂。是知自然因緣之說。皆妄立矣。

若悟本頭。識知狂走。因緣自然。俱為戲論。是故我言三緣斷。故即菩提心。菩提心生。生滅心滅。此但生滅。滅生俱盡。無功用道。若有自然。如是則明自然心。生生滅心。滅。此亦生滅。無生滅者。名為自然。猶如世間諸相。雜和成一體者。名和合性。非和合者。稱本然性。本然非然。和合非合。合然俱離。離合俱非。此向方名無戲論法。溫陵曰。菩提心中。本無生滅。亦無自然。若謂菩提心。

生生滅心滅。此但生滅非菩提也。若謂滅生俱盡。無功用道有自然者。因是則明自然心生。生滅心滅。此亦生滅非菩提也。而又反拍無生滅者。名為自然。皆則戲論。辟如因有雜和。故說和合。而又反拍非和合者。稱本然性。皆是對待妄立戲論之法。直使然與非。然合與非合。一切遠離。亦無遠離之心。乃真無功用道。無戲論法也。

菩提涅槃尚在遙遠。非汝磨劫辛勤脩證。雖復憶持十方如來十二部經。清淨妙理。如恒河沙。只益戲論。因緣補註曰。此責阿難之妄計也。前文佛說緣斷狂歇。歇即菩提。阿難遂疑菩提從因緣得。若棄因緣即屬自

然。故佛重舉狂喻。反覆破之。而復結曰。若悟本頭。識知狂走。因緣自然。俱為戲論。是故我言三緣斷。故即菩提心。如云。戲論斷。故即菩提心也。菩提心生下。復與詳示無戲論法。至此乃責其妄計戲論。戲論未斷。即狂心未歇。難契菩提。故云菩提涅槃尚在遙遠。苟非磨劫脩證。雖持多經。妙理只益戲論也。

汝雖談說。因緣自然。決定明了。人間稱汝多聞第一。以此積劫多聞。熏習不能免離。摩登伽難。何須待我佛頂神呪。摩登伽心。姪火頓歇。得阿那含。於我法中。成精進林。愛河乾枯。令汝解脫。長水曰。問阿難尚在初果。摩登伽何以却證第三。答。一

約權實。阿難示迹。現多聞無功。尚在初果。登伽實人。顯呪力功大速。證第三。二約根行。阿難圓頓根發。前經悟解。或入信住。登伽小機。雖得第三。望圓信住。霄壤有異也。孤山曰。令汝解脫。得離婬室也。問。此經惟圓。登伽何證小果。答。以接引小乘。故重施小。而皆解圓。今云。那含。即圓教相似位也。登伽實行。乃證那含。阿難權人。示居初果。若以登伽。惟作小釋者。則使此經全同阿含。縱異阿含。豈殊方等。

是故阿難。汝雖歷劫。憶持如來。祕密妙嚴。不如一日。脩無漏業。遠離世間。憎愛二苦。如摩登伽。宿為婬女。由神呪力。銷其愛欲。法中。今名性比丘尼。與羅睺母耶輸陀。

羅。同悟宿因。知歷世因。貪愛為苦。一念熏脩。無漏善故。或得出纏。或蒙授記。如何自欺。尚留觀聽。

孤山曰。脩無漏業者。圓脩止觀。則不漏落二種生死。亦不漏失三諦義理。無漏既深。憎愛非淺。捨妄取真。去事就理。悉名憎愛。溫陵曰。如摩登伽。下。明熏無漏業之速效也。宿因。即歷世貪愛苦因也。出纏。登伽也。授記。耶輸也。如何下。結責阿難。令捨苦本。脩無漏道。無以貪愛存於心目也。自初決擇真妄。發明覺性。乃至深窮萬法。決通疑滯。使其信解真心。為日地心。因心既真。斯可圓成果地。脩證。故前經為見道分者止。此。下文別起為脩道分也。蓋雖見性真。非脩莫證。故

即前了義。示脩行門。吳興曰。依諸師以解行分經。前開解竟後示行也。然則上根利器隨聞獲證。楞嚴大體亦已備矣。其有中下之器。更俟談行。思而脩之。故假阿難等請入華屋。於是廣示三摩提路。

阿難及諸大眾聞佛示誨。疑惑銷除。心悟實相。身意輕安。得未曾有。重復悲淚頂禮佛足。長跪合掌而白佛言。無上大悲清淨寶王。善開我心。能以如是種種因緣。方便提獎。引諸沈冥出於苦海。

吳興曰。疑惑銷除。心悟實相者。第三卷末說偈述益。若作證悟。此則增道也。設作解悟。今豈無證乎。故知請行。權為發起耳。

世尊。我今雖承如是法音。知如來藏妙覺明心。徧十方界。含育如來十方國土。清淨寶嚴妙覺王刹。如來復責多聞無功。不逮脩習。我今猶如旅泊之人。忽蒙天王賜與華屋。雖獲大宅。要回門入。惟願如來不捨大悲。示我在會諸蒙暗者。捐捨小乘。畢獲如來無餘涅槃。本發心路。令有學者。從何攝伏。轉昔攀緣。得陀羅尼。入佛知見。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在會一心。佇佛慈旨。

溫陵曰。失性如旅泊。見性如華屋。見性不脩。如獲屋不入。故請如來本發心路。真入佛知見也。無餘涅槃。圓果也。本發心路。圓因也。既已見性。又求入佛知見者。見方開示。脩乃悟入。周稱天子曰天王。簡諸王也。

孤山曰。法華明三陀羅尼。即空假中三義也。今請一心三觀。攝伏妄想行門。欲入初住。三智一時開發。故云入佛知見。

爾時世尊哀愍會中緣覺聲聞。於菩提心未自在者。及為當來佛滅度後。未法眾生發菩提心。開無上乘妙脩行路。宣示阿難及諸大眾。汝等決定發菩提心。於佛如來妙三摩提。不生疲倦。應當先明發覺初心二決定義。云何初心二義決定阿難。第一義者。汝等若欲捐捨聲聞。脩菩薩乘。入佛知見。應當審觀因地發心。與果地覺為同為異。阿難。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為本脩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以是義故。汝當照明諸器世間。

可作之法。皆從變滅。阿難。汝觀世間可作之法。誰為不壞。然終不聞爛壞。虛空何以故。空非可作。由是始終無壞滅故。

吳興曰。空假離中。皆名生滅。中即空假。是謂佛乘法。華明聲聞緣覺不退菩薩。不測佛智。良由於此。法皆變滅。喻妄體無常。空無爛壞。喻真性常住。

則汝身中堅相為地。潤濕為水。煖觸為火。動搖為風。由此四纏。分汝湛圓妙覺明心。為視為聽為覺為察。從始入終。五疊渾濁。云何為濁。阿難。譬如清水。清潔本然。即彼塵土。灰沙之倫。本質留礙。二體法尔。性不相循。有世間人。取彼土塵。投於淨水。土失留礙。水已清潔。容貌汨

然名之為濁汝濁五重亦復如是

孤山曰。由此四纏至五疊。渾濁者。四大纏縛。捻成五陰也。以四大成五根。而心王居中。能令眼視耳聽鼻舌身覺。心意則察。因隨色聲而有受想行識。故成五陰。色為始。識為終。五陰翳彼湛圓。故有劫等五重渾濁也。今文五濁。永異餘經。餘經所明者。見以五利為體。煩惱以五鈍為體。利鈍共十使也。衆生但學見慢果報。立此假名。命以連持一期。色心為體。推年促壽。故曰命濁。劫無別體。但以四濁聚在其時。故名劫濁。今文不然。蓋約五陰妄想為五濁也。故下文色陰有堅固妄想。受陰有虛明妄想等也。補註曰。諸師以三

細六塵釋五濁。莫若圓師釋作五陰妄想為易通。且與辨魔中色陰盡則超劫濁等文。辭義無礙也。

阿難。汝見虛空。徧十方界。空見不忒。有空無體。有見無覺。相織妄成。是第一重名為劫濁。

孤山曰。此濁依於色陰。夫四大五根五塵。同名色陰。今以眼根見空塵。而說者。以渾濁義顯。故何故名劫濁邪。以成住壞空。四皆名劫。故指見空名為劫濁。有空無體者。空無體質。故有見無覺者。以見空時。無好醜。違順可覺。故相織妄成者。以無體之空。織無覺之見。以無覺之見。織無體之空。乃妄見空而兩無其實。此即土失留礙也。渾濁真性。過在茲乎。此則如來方

便巧示。即指阿難目所對空。成劫濁義。

汝身現搏四大為體。見聞覺知壅令留礙。水火風土旋令覺知。相織妄成。是第二重名為見濁。

孤山曰。此濁依於受陰。夫領納所緣名之為受。而有六種。謂六觸因緣。生於六受。但境有違順。非違非順之別。故六受亦各有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之異也。相織妄成者。六受為四大所壅。故令留礙。所以見不起色聞不出聲。四大為六受所旋。故令覺知也。二法交織妄為受陰。以其見境領納渾濁真性。故名見濁。又汝心中憶識誦習。性發知見。容現六塵。離塵無相。離覺無性。相織妄成。是第三重名煩惱濁。

長水曰。憶過去境。識現在塵。誦習未來境界。孤山曰。此濁依於想陰。能取所領之緣。相名為想。而有六種。謂取所領六塵之相為六想也。性發知見。謂能取六想。容現六塵。謂所取六塵之相也。以此相織妄成。想陰。既取著所領。則擾亂甚前。既渾真性。故名煩惱濁。又汝朝夕生滅不停。知見每欲留於世間。業運每常遷於國土。相織妄成。是第四重名眾生濁。

孤山曰。此濁依於行陰。造作之心。能趣於果。名為行。行有六種。大品經中說為六思。思即是業。謂於六想之後。各起不善業善業無動業也。知見即六思。業運。即隨善惡遷移。國土亦世間也。如私心雖戀鄉井。以

官事須往他郡。例六道往還義亦如是。相織妄成者。知見欲留業運常去。妄成行陰。而去留假合渾濁真性。名衆生濁。

汝等見聞元無異性。衆塵隔越無狀異生。性中相知。用中相背。同異失準。相織妄成。是第五重名為命濁。

孤山曰。此濁依於識陰。了別所緣之境名為識。識有六種。即是六識也。元無異性者。了別之心惟一。故衆塵隔越者。六塵不同。故牽生六識。故云無狀異生。性中相知。釋上元無異性也。用中相背。釋上無狀異生也。眼不別聲耳不別色。是相背也。同異失準者。適言其同則用相背。適言其異則性相知。故無定準。以此

交織妄成識陰。識住今存。識去命謝。渾濁真性故名命濁。

阿難。汝今欲令見聞覺知。速契如來常樂我淨。應當先擇死生根本。依不生滅圓湛性成。以湛旋其虛妄滅生。伏還元覺。得元明覺。無生滅性。為因地心。然後圓成果地。脩證如澄濁水。貯於靜器。靜深不動。沙土自沉。清水現前。名為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為永斷根本。無明明相。精純一切。變現不為煩惱。皆合涅槃清淨妙德。溫陵曰。見聞覺知。六受用根也。常樂我淨。涅槃妙德也。死生根本。五濁業用也。夫欲返妄契真。先當擇去生死妄本。依不生滅圓湛之性。以成其功。如澄濁水。

必於靜器也。吳興曰：以圓湛之性，旋虛妄之心。斯蓋
 脩三止觀，照三諦境，伏斷生滅，證無生滅也。伏還下
 因該十信，然後下果。通分泐靜器，即止觀之心也。信
 前猶淺，入信漸深，沙土自沉，塵垢先落也。清水現前，
 三諦似顯也。攜李白客塵煩惱，諸經論皆說名煩惱
 障。天台目為界內見思等，根本無明，諸經論皆說為
 所知障智障等。天台目為界外見思，言永斷者，且約
 後因至果通相而說。理實妙覺方名永斷，故曰明相
 精純。孤山曰：一切變現，即隨機所感十果現形也。俱
 是淨用，故云不為煩惱，即用是體，故云皆合涅槃。
 第二義者，汝等必欲發菩提心，於菩薩乘生大勇猛，決

定棄捐諸有為相，應當審詳煩惱根本。此無始來發業
 潤生，誰作誰受。阿難，汝脩菩提，若不審觀煩惱根本，則
 不能知虛妄根塵何處顛倒，處尚不知，云何降伏取如
 來位。

吳興曰：發業潤生者，此指煩惱也。誰作誰受者，此推
 根本也。意顯六根自作自受。補註曰：初義審因地發
 心，故指五濁業用為生死根本，即虛妄滅生者也。令
 其擇之旋之，而依圓湛不生滅性，以成其功也。次義
 令審煩惱根本，兼含選擇圓根之意，故下即指六根
 媒賊劫家為煩惱根本，而繼以世界相涉之義，備顯
 六根功德數量，定其優劣次第發揚，令知所擇耳。既

會解卷四
得無生滅性為因地心。又審煩惱根本。知所降伏。復
擇圓根為一門深入。然則六根清淨。乃至圓成果地。
脩證者。無出二決定義也。

阿難。汝觀世間解結之人。不見所結。云何知解。不聞虛
空被汝墮裂。何以故。空無相形。無結解故。則汝現前眼
耳鼻舌及與身心。六為賊媒。自劫家寶。由此無始眾生
世界生纏縛。故於器世間不能超越。

溫陵曰。汝觀下釋。上須知其處也。引空義者。謂除無
結則無解。而孰能無結哉。則汝下示虛妄根塵顛倒
也。眼等六媒。妄根也。媒引六賊。妄塵也。自劫真性。顛
倒也。吳興曰。外之六塵。內之六識。皆由眼等引發和

合。故云六為賊媒。所起煩惱。生口如來藏。故云自劫家
寶。由六根所起煩惱。故發業潤心。生乃有無始眾生世
界等。孤山曰。眾生世界是正報。器世界是依報。以由
正報纏縛。故於依報不能超越。故下但約正報而明
也。

阿難。云何名為眾生世界。世為遷流。界為方位。汝今當
知。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為界。過去未來
現在為世。方位有十。流數有三。一切眾生。織妄相成。身
中質遷。世界相涉。而此界性。設雖十方。定位可明。世間
只目東西南北。上下無位。中無定方。四數必明。與世相
涉。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十百千。揔括始終。

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

周世賓列示

溫陵曰。眾生世界亦具四方。即左右前後是也。世者三際迭遷。界者各從定位。界位有十。世數有三。一身所具理自互涉。故曰身中質遷。世界相涉。界方雖十。常數惟四。三四互涉。故曰宛轉。三世流變。故有三疊。自一疊十。十疊百。百疊千。成千二百。六根各具。然此權依世論。以顯妙用。大略耳。若夫六解一已互用。圓照。則何數量所及哉。吳興曰。此約十二遷流變易。共成三重也。一十百千者。通舉增數之法耳。謂增一為十。增十為百。等。今且以方涉世。明三疊者。第一約四方各論三世。共成十二也。第二於東方二世變一為

十。成三十。南西北方亦復如是。四方各三十。成一百二十也。第三於東方三十變十為百。成三百。三方亦爾。四方各三百。成一千二百也。以世涉方。其例可解。斯蓋如來只指凡夫六根。根塵相織。世界相涉。後塵至細。且至三疊。以彰厥德。大意令知現前見聞覺知。刹那刹那。皆涉方世。塵細之相也。此據六根了別之性是同。故云各各功德有千二百。下對六塵了別之用。有異。所以功德全闕不等。前文云性中相知。用中相背。不其然乎。愨師約三世四方。具有五根五塵。成百二十。一一根塵熏成十類眾生。為千二百。沈公非之。節公是之。而敏師又謂十二中一一皆具十善。成

百二十。一一善中具十如是。成千二百。然佛百難測。人情異端。苟無的據。誰為至當。至於資中。孤山長水。但合數而已。皆變疊不同。余雖別解。亦未敢配其法。相來。指無黨。惟善是從。補註曰。上下無位者。指著上下。皆是四方之上下也。除此別無上下。故曰無位。中無定方者。謂四隅之中也。隅以兩方交接而得名。既一隅而屬兩方。故曰無定方也。

阿難。汝復於中。克定優劣。如眼翳。既見後。暗前明。前方全明。後方全暗。左右旁觀。三分之一。統論所作功德不全。三分言功。一分無德。當知眼惟八百功德。溫陵曰。先顯織妄。欲明根結之始。次辨優劣。欲明耳

根圓通。使知所選也。補註曰。若以一方三百言之。則前與左右合成九百。義不通也。當知四方各二百。四隅各一百。今眼所見前及左右三方。已成六百。併前二隅二百。共成八百。惟後方二百。及後二隅二百。不見。故云三分之一也。

如耳周聽十方無遺。動若近。遙靜無邊際。當知耳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

溫陵曰。能周聽。故功全也。動若等者。隨彼之動。則似有近遠。在我之靜。則周聽無邊。

如鼻齶間通出入息。有出有入。而關中交。驗於鼻根三分。開一。當知鼻惟八百功德。

溫陵曰。出能取香。入能聞香。出入之中無能。故關中
交。長水曰。出入中交共成三分。一分四百。關於中交
故惟八百。

如舌宣揚。盡諸世間出世間智。言有方分。理無窮盡。當
知舌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

溫陵曰。世出世智所知之境。惟舌詮顯。其言雖局。其
理不窮。孤山曰。取能言說。不論嘗味。若取嘗味。其功
則劣。以合中知故。

如身覺觸識於違順。合時能覺。離中不知。離一合雙。驗
於身根三分。關一當知身惟八百功德。無碍刊
溫陵曰。離關一分。合全二分。曰離一合雙。孤山曰。離

一合雙者。離中不知。是關一分。合時能覺。有違有順
故具二分。

如意默容十方三世。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惟聖與凡。無
不包容。盡其涯際。當知意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

真際曰。意識獨生徧緣諸法。故云默容。孤山曰。此經
明六根功德。與法華不同。今示發覺初心。令知顛倒
處所。故辨六根優劣之用。意在阿難擇於耳根。以為

脩證之本。彼明依經脩行。已發相似之解。而六根清
淨互用無方。雖眼八百。亦具餘五根功德。乃至意根
亦復如是。即同今文一根既返元。六根成解脫。

阿難。汝今欲逆生死欲流。返窮流根。至不生滅。當驗此

等六受用根。誰合誰離。誰深誰淺。誰為圓通。誰不圓滿。若能於此悟圓通。根逆彼無始。織妄業流。得循圓通。與不圓根。日劫相倍。

溫陵曰。流根即妙湛不動者也。決之而出。流逸奔境。名生死流。逆之而入。及流全。一名不生滅。六受用根。即上所明者。循圓則合性而深。不圓則離性而淺。深淺相遠。故遲速之功。日劫相倍。夫欲速返。須擇圓根也。

何氏刊本

我今備顯六湛圓明。今所功德數量如是。隨汝詳擇其可入者。吾當發明。令汝增進。十方如來。於十八界一一脩行。皆得圓滿。無上菩提。於其中間。亦無優劣。但汝下

劣。未能於中圓自在。慧故。我宣揚。令汝但於一門深入。一無妄。彼六知根。一時清淨。

吳興曰。六湛圓明等。指六根妄明功德。全是真明本性所具。由真具故。所以妄具。溫陵曰。得圓自在。慧則十八界無非圓通。然下劣初機。未能圓得。且自一門而入。一根無妄。則六皆清淨。不惟悟十八界。塵塵剎剎皆圓通矣。

阿難白佛言。世尊。云何逆流深入一門。能令六根一時清淨。佛告阿難。汝今已得須陀洹果。已滅三界衆生世間見所斷惑。然猶未知根中積生無始虛習。彼習要因。脩所斷得。何況此中生住異滅。分剎頭數。

溫陵曰。湛圓因惑而分。一六因惑而生。將告一六之義。先與辨惑也。孤山曰。見諦所斷之惑。即八十八使也。脩道所斷之惑。即八十一思也。生住異滅。即同體無明也。分劑頭數。謂初住以上。至于妙覺。四十二品也。虛習猶云妄惑也。

今汝且觀現前六根。為一為六。阿難若言一者。耳何不見。目何不聞。頭奚不履。足奚無語。若此六根。決定成六。如我今會與汝宣揚微妙法門。汝之六根。誰來領受。阿難言。我用耳聞佛言。汝耳自聞。何關身口。口來問義。身起欽承。是故應知非一終六。非六終一。終不汝根元一元六。阿難當知是根非一非六。由無始來顛倒淪替。故

於圓湛一六義生。汝須陀洹。雖得六銷。猶未亡一。

孤山曰。金剛般若云。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此即六銷也。猶未亡一者。孰有涅槃也。以小乘所證。全是無明故。資中曰。不因六塵所造新業。名得六銷。尚迷六根。而為一體。故未亡一。吳興曰。沈師所解一體之義。異乎涅槃。但一義未明耳。應知下文見精乃至知精。元是一體。

如太虛空。參合羣器。由器形異。名之異空。除器觀空。說空為一。彼太虛空。云何為汝成同不同。何況更名是一非。則汝了知六受用根。亦復如是。

溫陵曰。虛空本非同異。喻圓湛本非一六。合器除器。

喻一六義生之由也。知虛空之同異是非了無所喜。則一六併三而圓湛不分矣。一六既無而現有六根者。由粘湛妄發耳。故下原其妄發之源以示之。補註曰。前以阿難未明一入六淨之說。故佛欲與明之。始則辨惑。謂其積生虛習等尚公脩斷。宜其未知一入六淨之說也。次則難以一六。令知兩無定趣。乃直示之曰。當知是根非一非六。由顛倒故。一六義生也。今文如太虛空下。喻一六義生。彼太虛空下。喻本非一六。例合後文。由明暗等。三見精映色。結色成根等。即一六義生也。汝但不循下。至隨拔一根五粘圓脫。即本非一六也。即正釋阿難一入六淨之疑也。

由明暗等二種相形於妙圓中粘湛發見。見精映色。結色成根。根元目為清淨四大。因名眼體如蒲萄朶。浮根四塵流逸奔色。

吳興曰。粘湛發見者。由明暗等塵。染起淨性也。他皆放此。樵李曰。見精映色下。勝義根也。雖用能造所造八法為體。是不可見有對色。能照境發識。乃聖人所知之境。其義深遠。非同塵境。塵淺。故名清淨。此是染中說淨。非無漏妙明之淨也。因名眼體下。浮塵根也。亦名世俗根。以塵淺易知。故翻前立名。亦用能所八法為體。今言四塵。但舉所造也。問。浮塵但與勝義為所依處。不能照境發識。何言流逸奔色。答。理實勝義。

然浮塵是所依處。舉所依顯能依也。又連上清淨四大為言。義亦無失。能造者。地水火風四大也。所造者。色香味觸四塵也。餘五例此。

由動靜等二種相擊。於妙圓中粘湛發聽。聽精映聲。卷聲成根。根元目為清淨四大。因名耳體。如新卷葉。浮根四塵流逸奔聲。由通塞等二種相發。於妙圓中粘湛發嗅。嗅精映香。納香成根。根元目為清淨四大。因名鼻體。如雙垂爪。浮根四塵流逸奔香。由恬變等二種相參。於妙圓中粘湛發嘗。嘗精映味。絞味成根。根元目為清淨四大。因名舌體。如初偃月。浮根四塵流逸奔味。由離合等二種相摩。於妙圓中粘湛發覺。覺精映觸。搏觸成根。

根元目為清淨四大。因名身體。如腰鼓。顛浮根四塵流逸奔觸。由生滅等二種相續。於妙圓中粘湛發知。知精映法。攬法成根。根元目為清淨四大。因名意思。如幽室見。浮根四塵流逸奔法。

孤山曰。粘湛發知者。妄慮知也。根无下。此取肉團心根為慮知之所託也。故勝義根還是清淨四大。如幽室見。即浮塵根為意思託附。如處幽室。正法念經云。如蓮華開合者。是也。

阿難。如是六根。由彼覺明有明明覺。失彼精了粘妄發光。是以汝今離暗離明。無有見體。離動離靜。元無聽質。無通無塞。艱性不生。非變非恬。嘗無所出。不離不合。覺

簡本無。無滅無生了知安寄。

孤山曰。由彼覺明。真明也。有明明覺。妄明也。迷彼真明。故云失彼精了。成此妄明。故云粘妄發光。溫陵曰。是以汝今下。釋上因妄發故。六皆虛妄。若離六塵。悉無自體。

汝但不循動靜合離恬變通塞生滅明暗。如是十二諸有為相。隨拔一根。脫粘內伏。伏歸元真。發本明耀。耀性發明。諸餘五粘。應拔圓脫。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根明發。由是六根互相為用。大因。溫陵曰。粘妄則由塵而循根。故成隔礙。脫粘則不由不循。特寄根而已。故能互用。吳興曰。寄二種根。覺明。

開發故千二百功德。根根互用也。孤山曰。用有真似。似如法華。真如華嚴。

阿難。汝豈不知。今此會中。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旃伽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如來光中。映令暫現。既為風質。其體元無。諸滅盡。定得寂聲聞。如此會中。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

溫陵曰。那律尊者。因精進失明。而能見。賢喜龍王。無耳能聽。恒河之神。無鼻聞香。驕梵受牛。哨報。故曰異舌。舜若多神。主空神也。其質如風。而能覺觸。諸滅盡。定得空寂者。意根斯滅。如大迦葉。雖滅意根。而能了。

知孤山曰。旣伽河名。此云天堂來。以其自雪山頂。無
熱惱池流出故也。那律等六人。或是凡夫業報。或是
小聖備得。斯皆妄力尚不依根。何況圓脫。豈無互用
阿難。今汝諸根若圓拔已。內瑩發光。如是浮塵及器世
間諸變化相。如湯銷冰。應念化成無上知覺。阿難。如彼
世人聚見於眼。若令急合。暗相現前。六根黯然。頭足相
類。彼人以手循體外。繞彼雖不見。頭足一辨。知覺是同。
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根
塵既銷。云何覺明不成圓妙。

吳興曰。真智如湯。妄境如冰。了妄即真。化成知覺。前
明真覺。不由於根。故舉那律無目能見等。今示真覺

不假於緣。故指世人暗中有辨也。彼人即指合眼之
人。循體謂繞他人之體。知覺是同。言暗中知覺與明
中所見不殊。凡夫尚有不假明緣而能有辨。況聖人
真覺。何藉緣發乎。緣見下指妄。不明下顯真。略示明
暗諸緣例尔。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說言。因地覺心。欲求常住。要與
果位名目相應。世尊。如果位中。菩提涅槃。真如佛性。菴
摩羅識。空如來藏。大圓鏡智。是七種名稱。謂雖別清淨
圓滿體性。堅凝如金剛。王常位不壞。若此見聽。離於明
暗動靜通塞。畢竟無體。猶如念心。離於前塵。本無所有。
云何將此畢竟斷滅。以為備因。欲獲如來七常住果。

溫陵曰。離幻復真。常住不壞。名常住果。而見聽六用。離塵無體。是斷滅法。依斷滅。曰求常住果。烏得相應。邪。此誤認緣塵。迷失常性也。曰失常性。故難契常果。實脩證大患。故須難明也。諸佛所得。曰菩提。寂靜常樂。曰涅槃。不妄不變。曰真如。離過絕非。曰佛性。分別一切而無染著。曰菴摩羅識。一法不立。煩惱蕩盡。曰空。如來藏。洞照萬法。而無分別。曰大圓鏡智。菴摩羅。此云無垢。即第九白淨識也。此已成智。而名識者。以能分別故。楞伽經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有空如來藏。有不空如來藏。有空不空如來藏。寶積經曰。空如來藏。離不離脫。一切煩惱。不空如來藏。具河沙佛。

不思議法。空不空如來藏。隨為色空。普應一切。後二隨用得名。獨空如來藏。為真體。故為果號。

世尊。若離明暗。見畢竟空。如無前塵。念自性滅。進退循環。微細推求。本無我心。及我心所。將誰立因。求無上覺。如來先說湛精圓常。違越誠言。終成戲論。云何如來真實語者。惟垂大慈。開我蒙悞。

溫陵曰。復揣六用。疑若斷滅。而反以佛說湛常為不誠。而近乎戲論。不得為真實語者。

佛告阿難。汝學多聞。未盡諸漏。心中徒知顛倒。所因。真倒現前。實未能識。恐汝誠心。猶未信伏。吾今試將塵俗諸事。當除汝疑。

溫陵曰。倒因。即疑妄分別也。真倒。即執常為斷也。即時如來勅羅睺擊鐘一聲。問阿難言。汝今聞不。阿難大衆俱言。我聞。鐘歇無聲。佛又問言。汝今聞不。阿難大衆俱言。不聞。時羅睺又擊一聲。佛又問言。汝今聞不。阿難大衆又言。俱聞。佛問阿難。汝云何聞。云何不聞。阿難大衆俱白佛言。鐘聲若擊。則我得聞。擊又聲銷。音響雙絕。則名無聞。

溫陵曰。此但無聲。非謂無聞。必再擊。疊問者。欲令審辨而有悟也。

如來又勅羅睺擊鐘。問阿難言。汝今聲不。阿難大衆俱言。有聲。少選聲銷。佛又問言。尔今聲不。阿難大衆答言。無聲。有頃羅睺更來撞鐘。佛又問言。尔今聲不。阿難大衆俱言。有聲。佛問阿難。汝云何聞聲。云何無聲。阿難大衆俱白佛言。鐘聲若擊。則名有聲。擊又聲銷。音響雙絕。則名無聲。

溫陵曰。上答為倒。此答為正。蓋聲有生滅。聞性常在。迷情不了。以聞同聲。是以常為斷也。

佛語阿難及諸大衆。汝今云何自語矯亂。大衆阿難俱時問佛。我今云何名為矯亂。佛言。我問汝聞。汝則言聞。又問汝聲。汝則言聲。惟聞與聲。報答無定。如是云何不名矯亂。阿難聲銷無響。汝說無聞。若實無聞。聞性已滅。同于枯木。鐘聲更擊。汝云何知。知有知無。自是聲塵或

無或有。豈彼聞性為汝有無。聞實云無。誰知無者。是故阿難。聲於聞中自有生滅。非為汝聞聲生聲滅。令汝聞性為有為無。

溫陵曰。聲塵或有或無。聞性未嘗有無。所謂聲無亦無滅。聲有亦非生。此即不生不滅真常性也。夫知無者亦因聞根。不可謂無聲則無聞也。是故阿難下。誅上顯常也。吳興曰。前阿難通疑六根離塵無體。云何將此斷滅為因。欲獲常果。如來所以別顯聞性為常者。誠欲發耳根圓通之機也。周真空刻示。汝尚顛倒惑聲為聞。何在昏迷以常為斷。終不應言離諸動靜閉塞開通。說聞無性。如重睡人眠臥床枕。其家

有人於彼睡時。搗練舂米。其人夢中聞舂搗聲。別作他物。或為擊鼓。或為撞鐘。即於夢時。自恠其鐘為木石響。於時忽寤。遙知杵音。自告家人。我亦夢時惑此舂音。將為鼓響。阿難。是人夢中。豈憶靜搖開閉通塞。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為汝銷滅。吳興曰。所舉寐事。驗妄識至昏。而真性不昧也。復恐惑者謂。寐雖不昏。死豈不滅邪。故重示云。縱汝形銷等。

以諸衆生。從無始來。循諸色聲。逐念流轉。曾不開悟性。淨妙常。不循所常。遂諸生滅。由是生生雜染流轉。若棄生滅。守於真常。常光現前。根塵識心。應時銷落。想相為

塵識情為垢。二俱遠離。則汝法眼應時清明。云何不成無上知覺。

溫陵曰。不悟性常。故逐諸生滅。能守常性。常果可冀矣。前令審擇常性為因地心。而阿難謀難。故此結告也。吳興曰。通別二惑。俱名塵垢。真似所證。皆號法眼。此眼具五方曰清明。

大佛頂如來密因脩證了義我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四

音釋

蚘如稅切 澶蕩早切 絞古巧切
小即 翳於計切 灑目疾 灑於計切 灑於計切
音弟 灑於計切 灑於計切 灑於計切

彘初患切 劑才詢切 藟音飛 恬徒兼切 揲音團 貌美

證切 黯烏咸切 矯居小切 遶市綠切 遶烏葛切 貿

音茂 賴 蘇 朗 切



